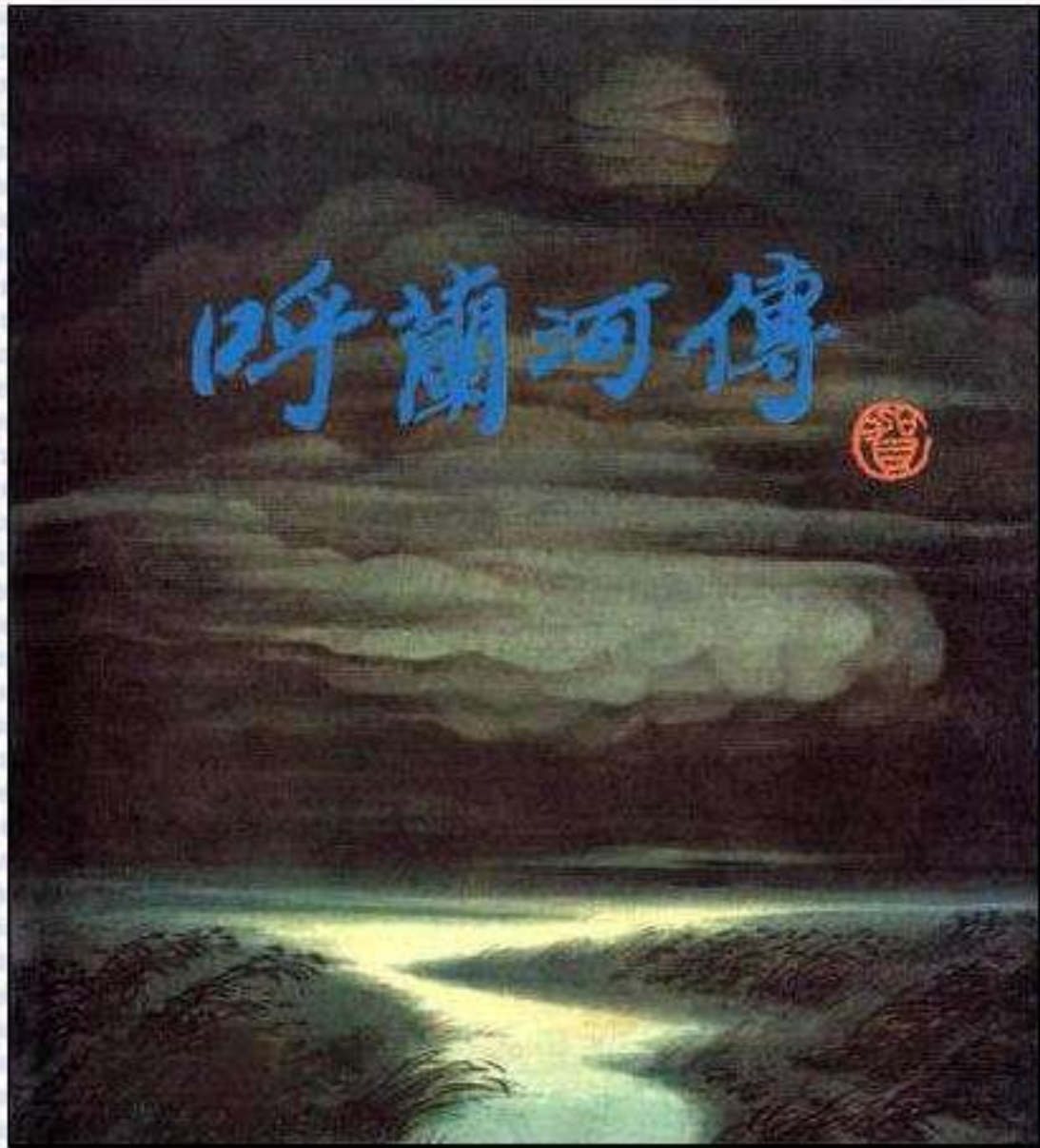


呼蘭河傳



呼兰河传

原著：萧红
改编：传宁
绘画：侯国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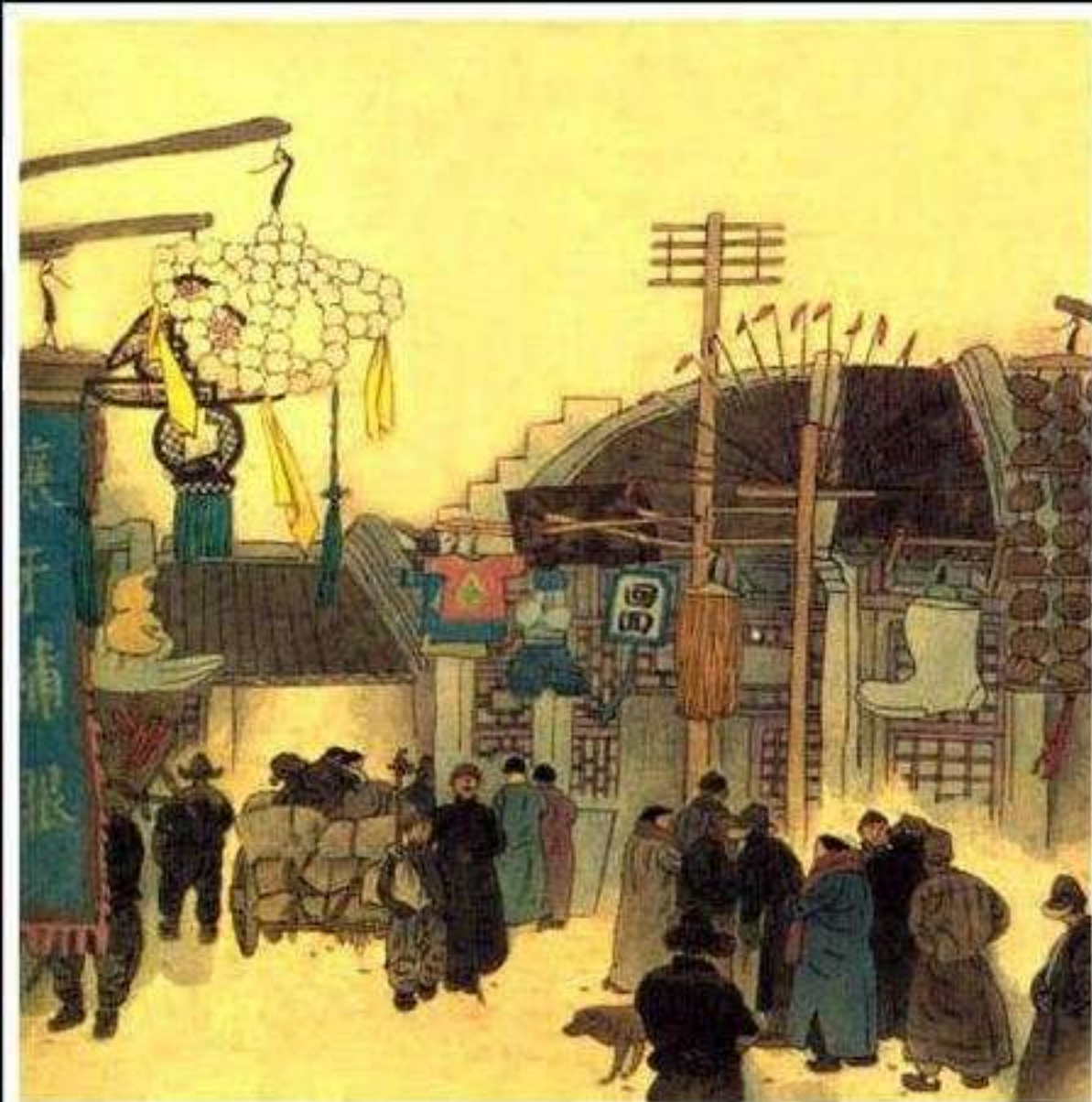


素材来自网上，版权归原作者，
由淡皮免费制作，只供书友欣
赏，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更多
E书请访问：www.52e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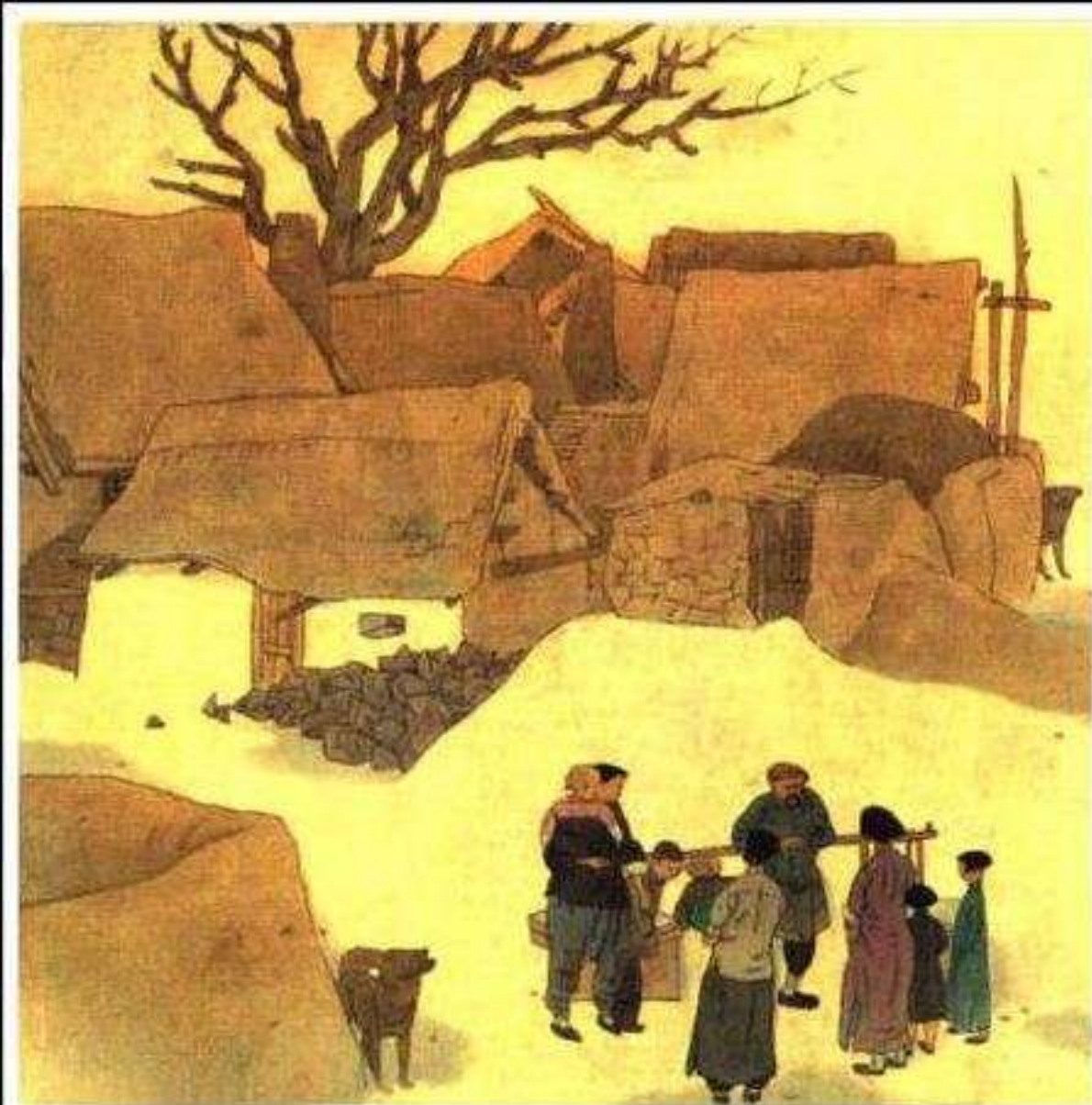
前 言

《呼兰河传》是著名女作家萧红短暂一生中所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它把我们带回祖国的陈旧年代，再现出旧社会那因袭刻板而又色泽鲜明的东北边陲小城的生活。呼兰河人民是朴实的，善良的，但在旧传统重压下挣扎，他们又是愚昧的，痛苦的。人们多么希望他们早日觉醒啊！正如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先生所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通过连环画面，我们探触到旧社会坎坷的人生命运和原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今天，呼兰河的人民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人，获得了自由和幸福，抚今追昔，更加唤起我们革命的激情以及创造新生活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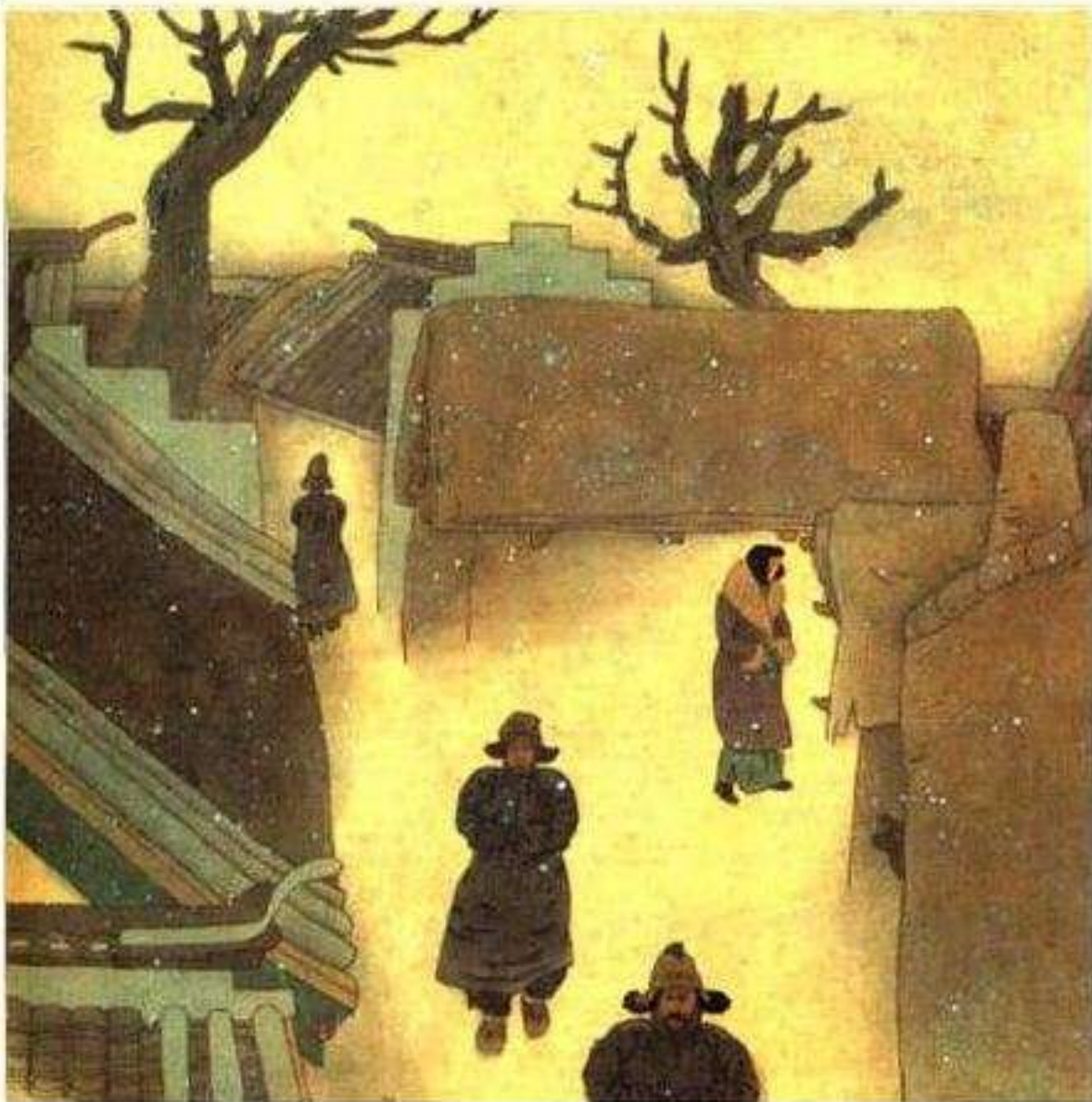
(1) 地居东陲
塞北的呼兰河，
小城并不怎样
繁华，只有两
条大街。一条
从南到北，一
条从东到西，
而最有名的算
是十字街了。
十字街上有金
银首饰店、布
店、油盐店、
茶庄、药店、
也有拔牙的洋
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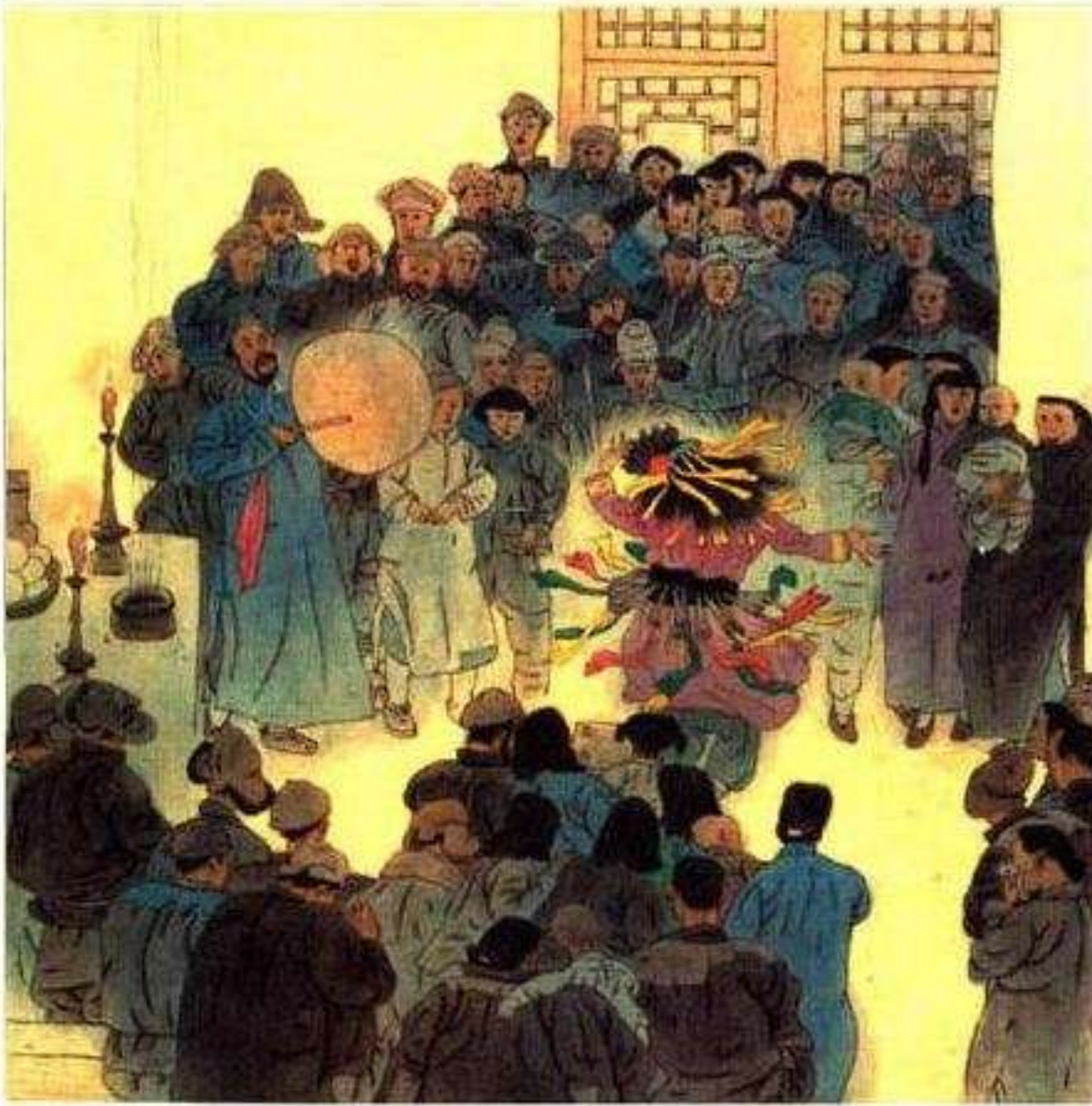


(2) 在小街上住着，却又冷清，又寂寞。一到太阳偏西，打着拨浪鼓的货郎也不进胡同来了，只有卖豆腐的声音特别诱人。传说有人竟下了倾家荡产的决心：“不过了，买块豆腐吃去！”



(3) 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来回
循环。呼兰河
的人们忍受着
风霜雨雪。受
不住的，就默
默地离开人间
的世界。受得
住的就过去了，
仍旧在人间被
吹打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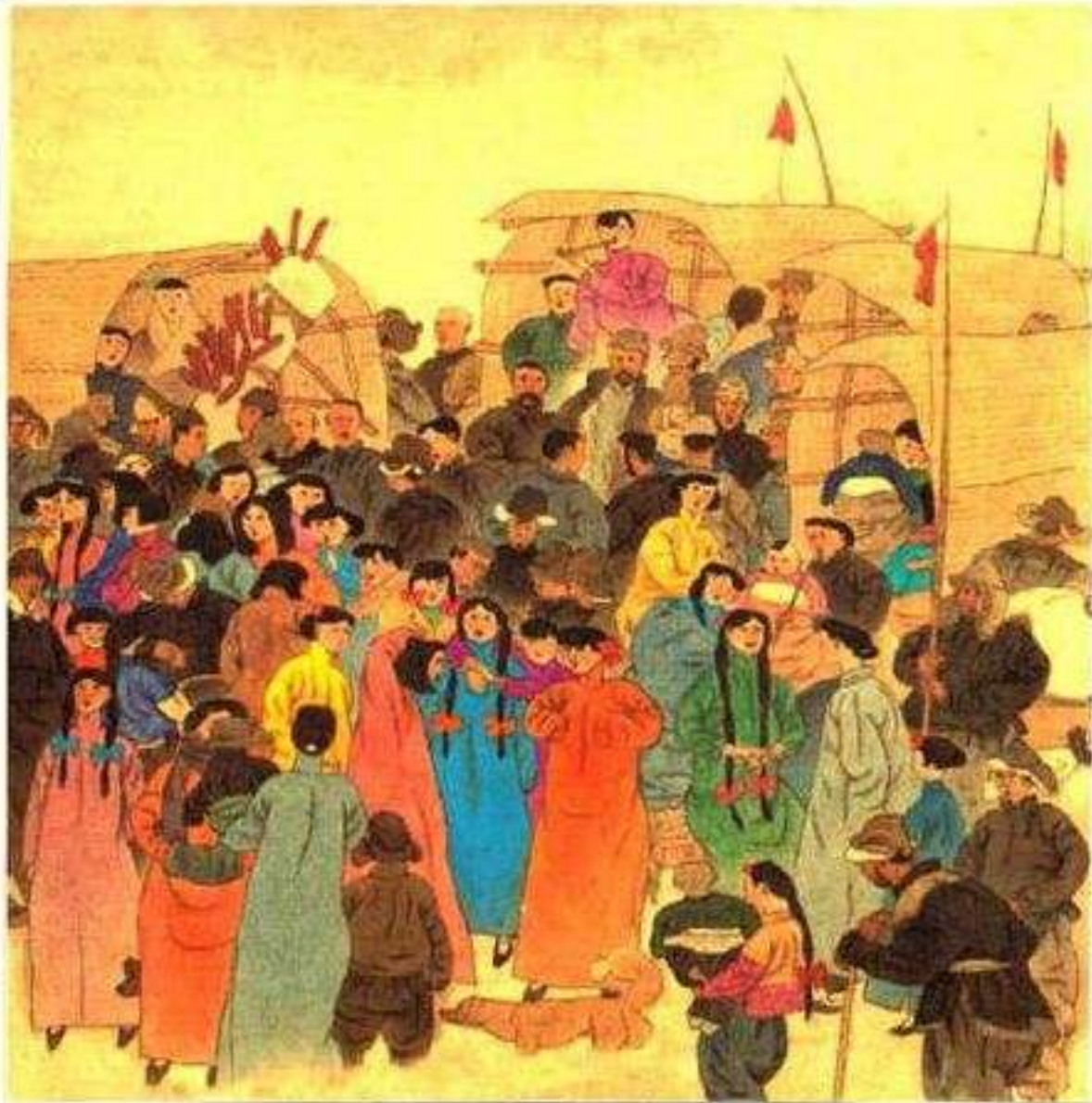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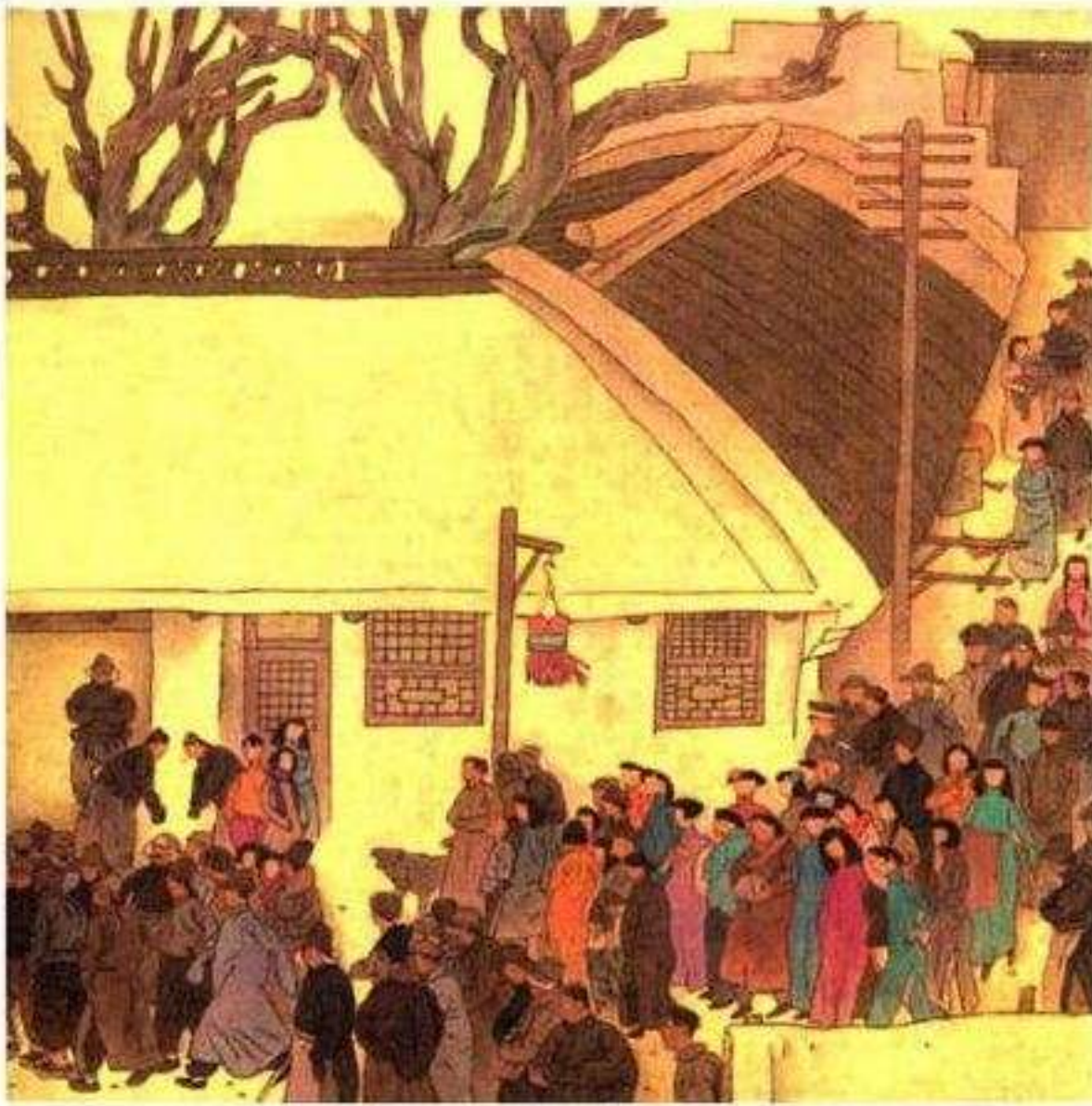
(4) 呼兰河除了一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神，这是为了治病，大半是天黑跳起，只要一打起鼓来，男女老幼都往跳神的人家跑，那唱词和鼓声冷森森，越听越悲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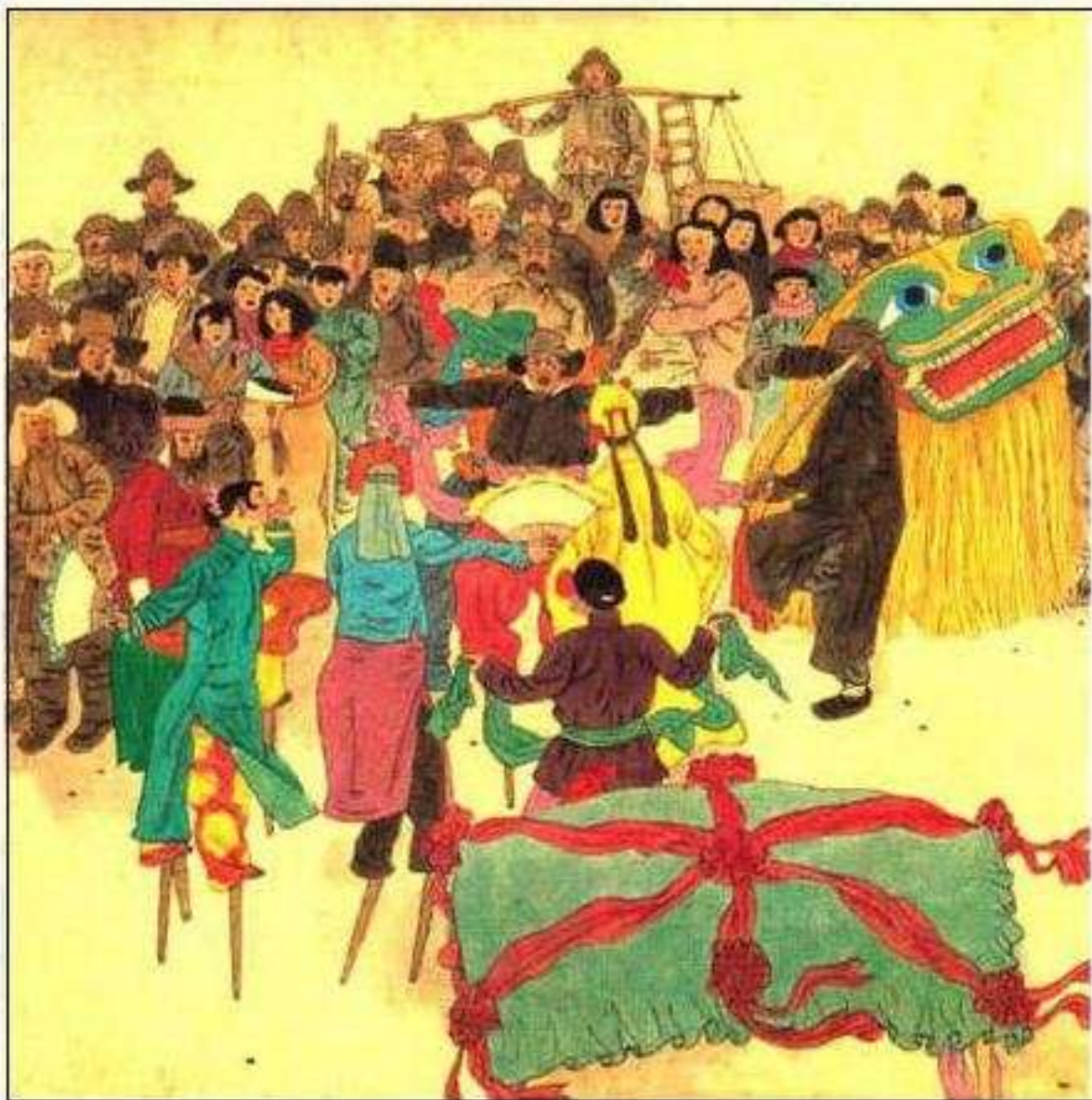
(5) 七月十五日盂兰会，是个鬼节。这一天若是鬼托住河灯，就得以脱生。所以放河灯是件善事。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往极远的下流飘去赶热闹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莫名地空虚：“河灯，到底是飘到哪里去呢？”



(6) 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这时候，接姑娘唤女婿，热闹得很。东邻西舍的姐妹们相遇了，就互相品评。谁的模样俊，谁的鬓角黑，谁的手镯是福泰楼的新花样，谁的压头簪又小巧又玲珑。



(7) 四月十八
娘娘庙会。
但人们都以为
阴间也是一样的
重男轻女，
所以都是先到
老爷庙去，打
过钟，磕过头，
好象报个到似的，
而后才上
娘娘庙去。



(8) 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只是跳秧歌，是为活人预备的。正月十五是农闲的时候，趁着新年化起装来，男人装女人。还有狮子、龙灯、旱船等等。花样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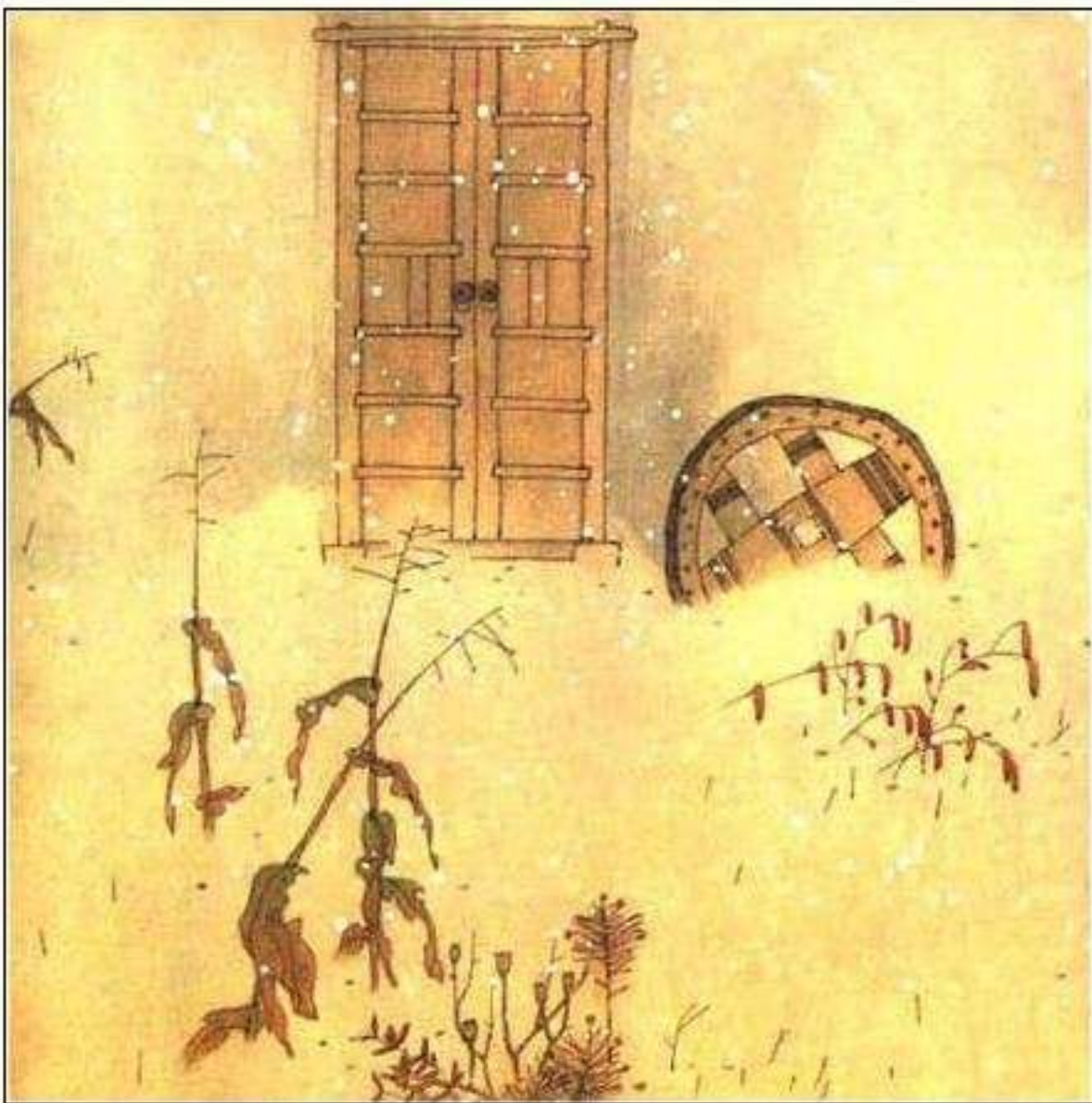


(9) 就在这古老的小城住着我的祖父。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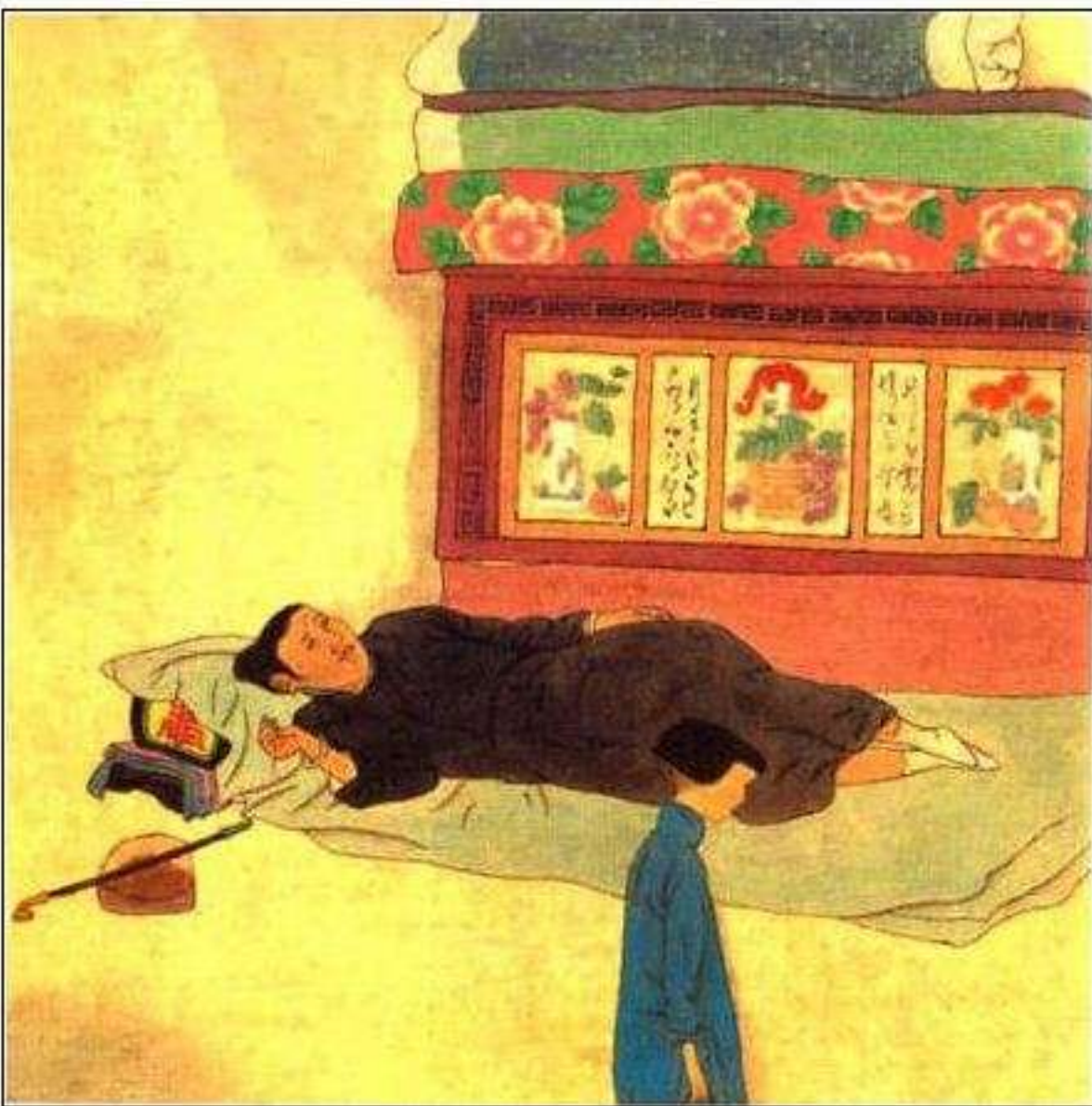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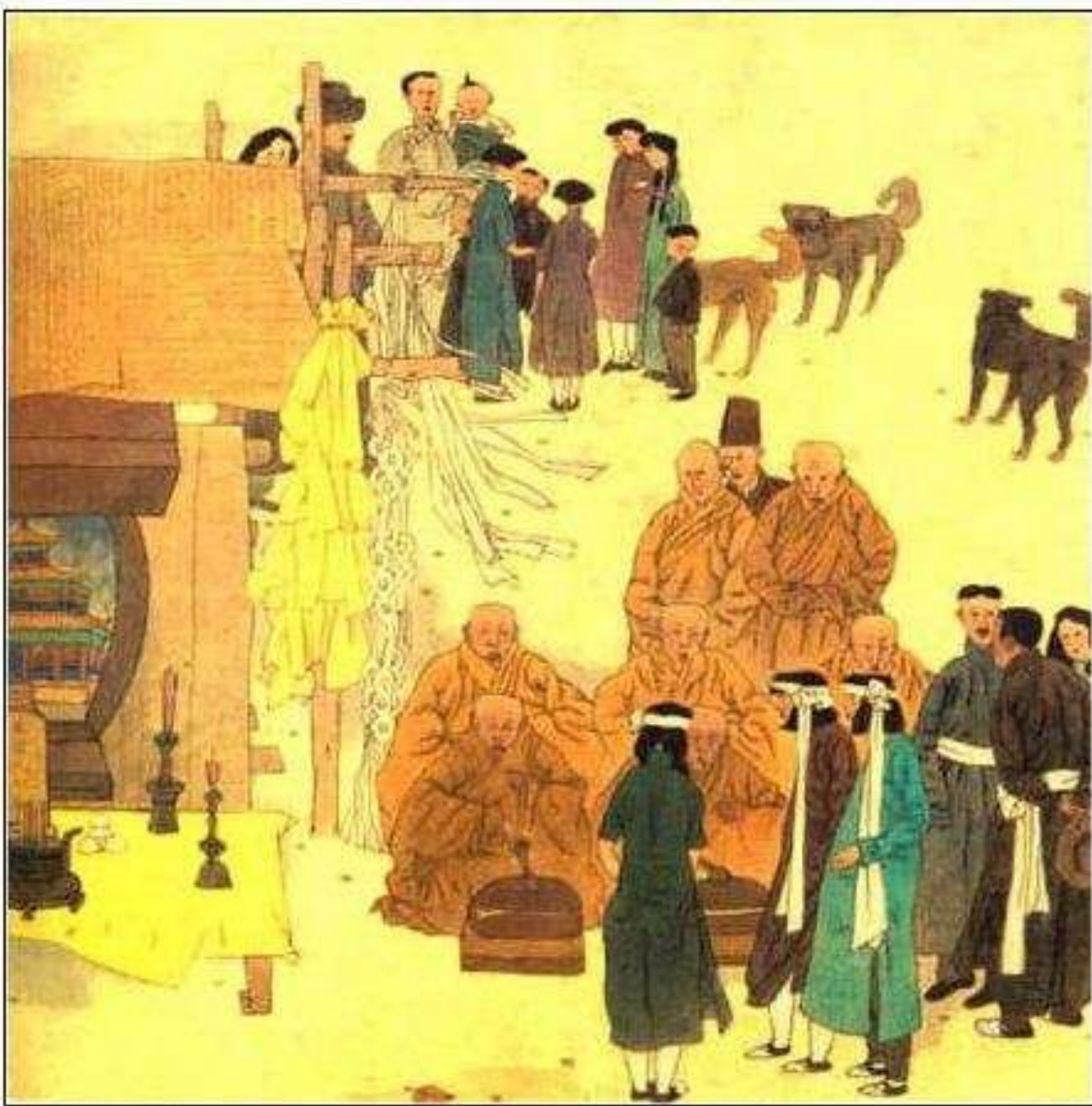
(10)我家有个后花园，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11) 偏偏这后园每年都要封闭一次的。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黄的黄，败的败，好象有人去摧残了似的。没有多少时候，大雪又落下来，后园就被埋住了。



(12)后园虽然被埋了，我却发现后房储藏室的新天地。那里边装着各种新奇的东西。我翻出祖母的藤手镯，戴在小手上滴溜溜地转。祖母骂我：“这小不成器的！”但她看到四十年前的东西，似乎引起沉思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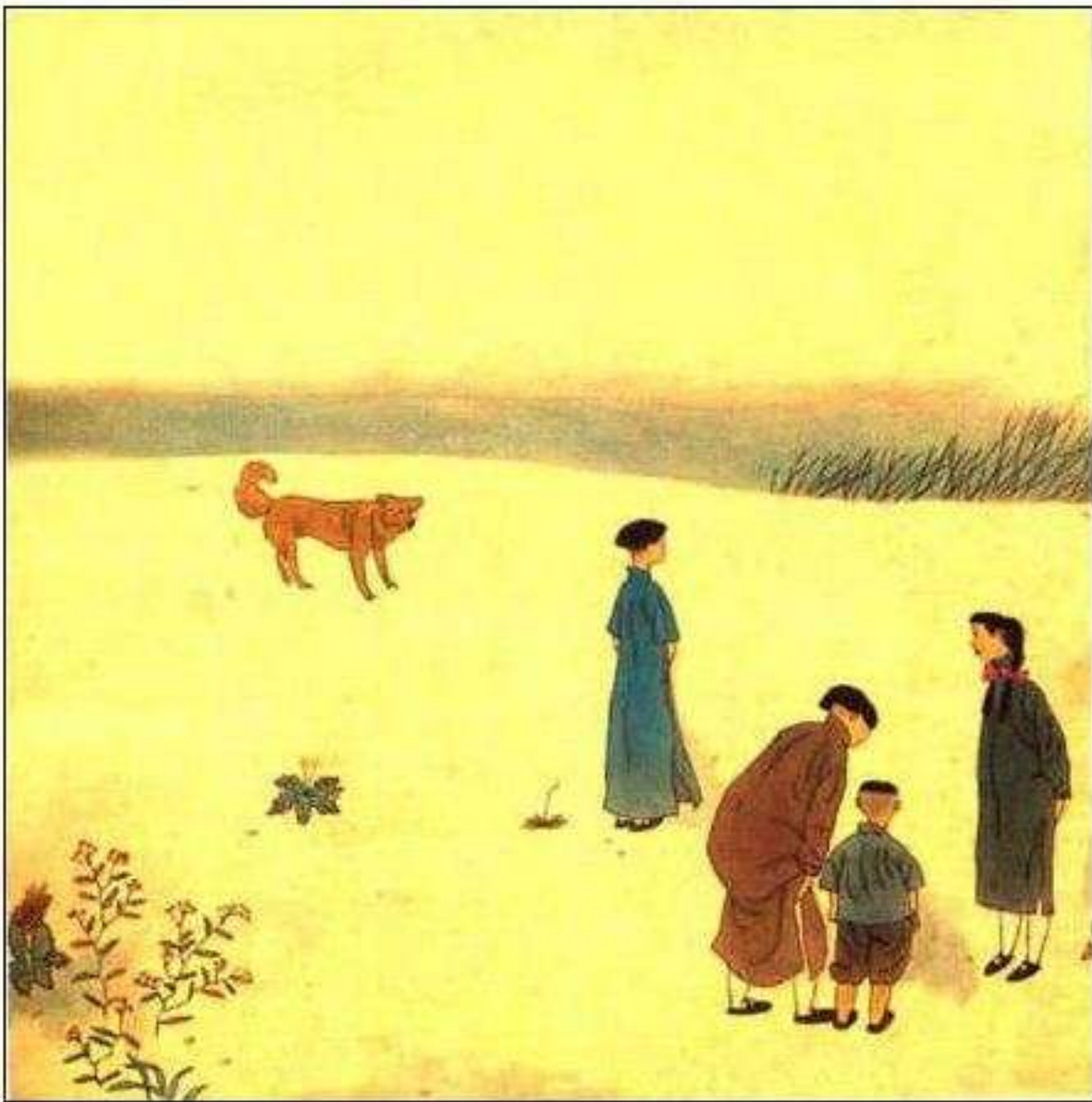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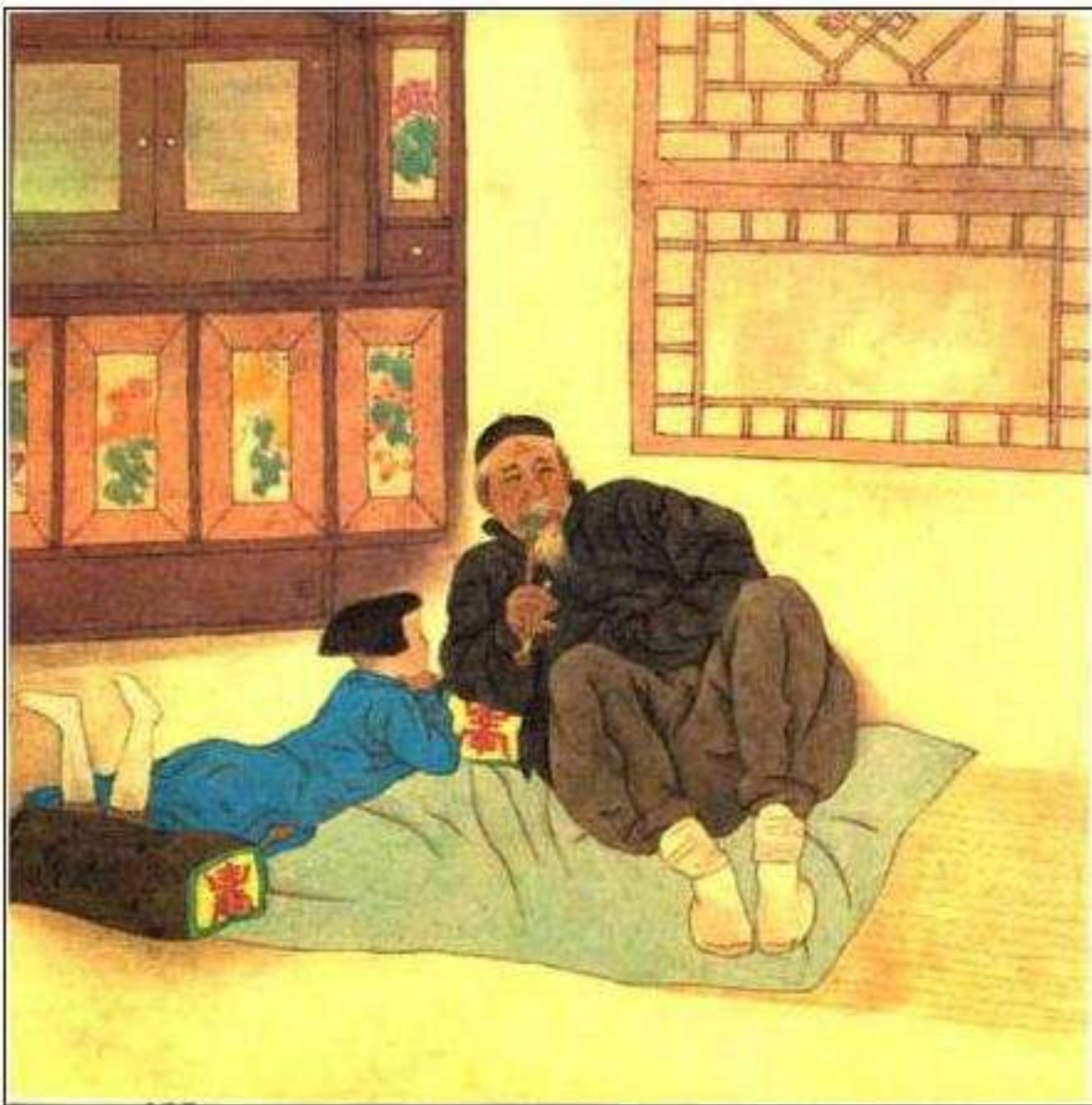
(13) 祖母病重
死去，家里来
了许多亲戚。
从前我没有小
同伴，而现在
有了。我们上
树爬墙，几乎
连房顶也要上
去了。

(14) 有一天，
他们把我带到
南河沿上去了。
我第一次看到
河水。我不晓
得这河水是从
什么地方来的，
走了几年了？



(15) 河的对岸
是一片柳林，
再往远看，就
不能知道那是
什么地方了，
因为也没有人
家，也没有房
子，也看不见
道路，也听不
见声响。我想
将来是不是也
可以到那没有
人的地方去看
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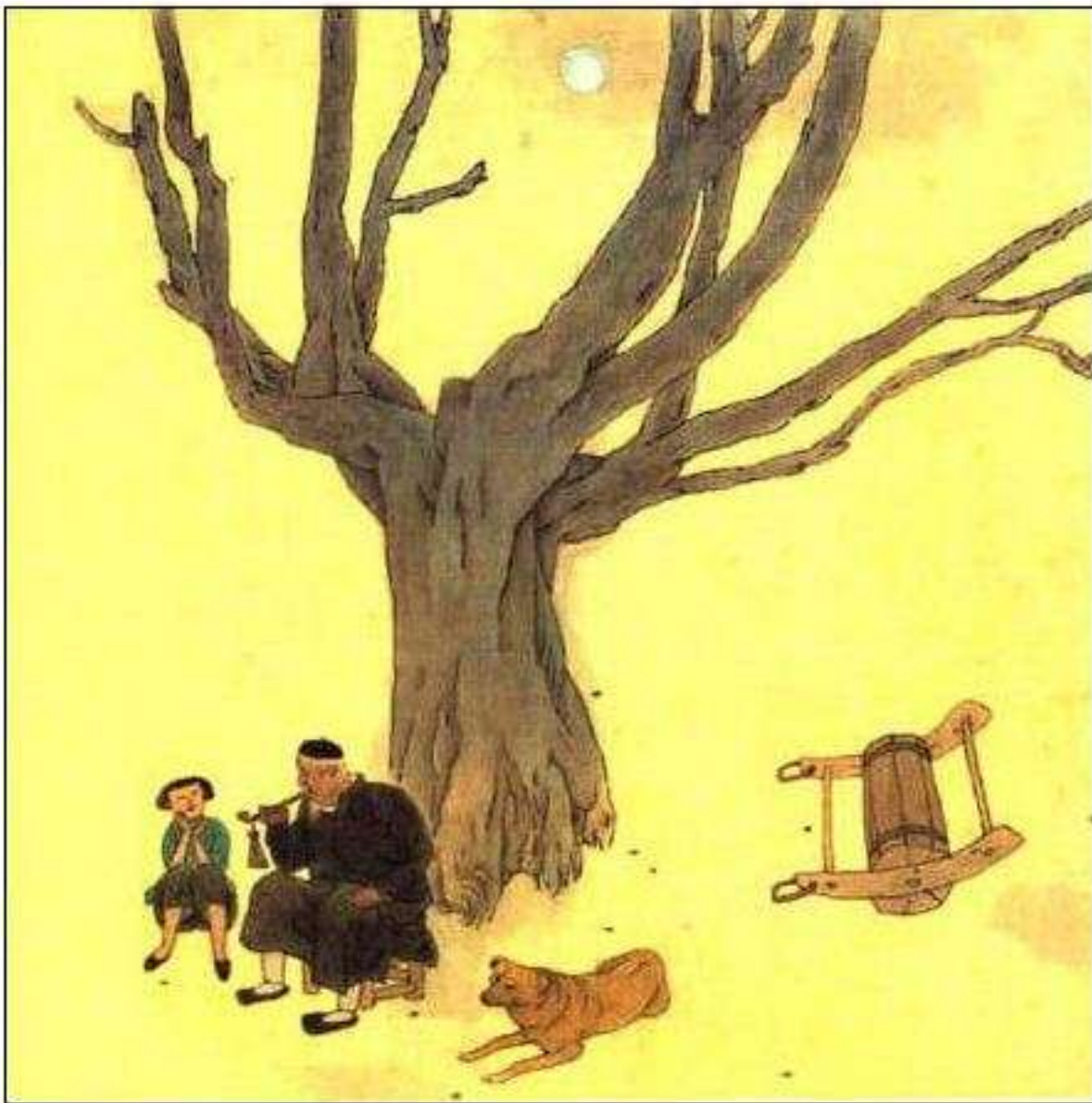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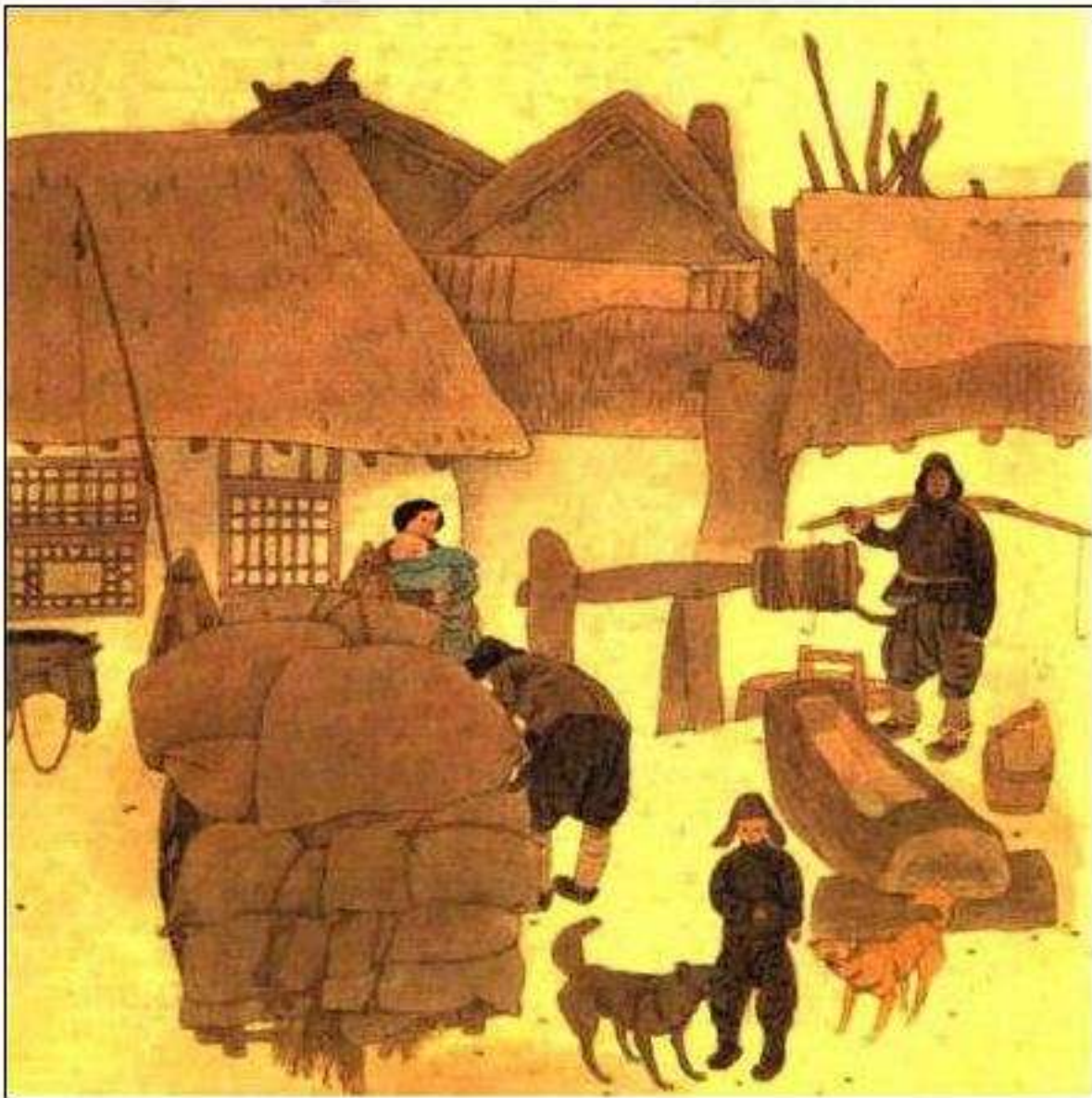
(16) 祖母死了，
我就跟祖父学
诗。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
大回”，我也
说：“少小离
家老大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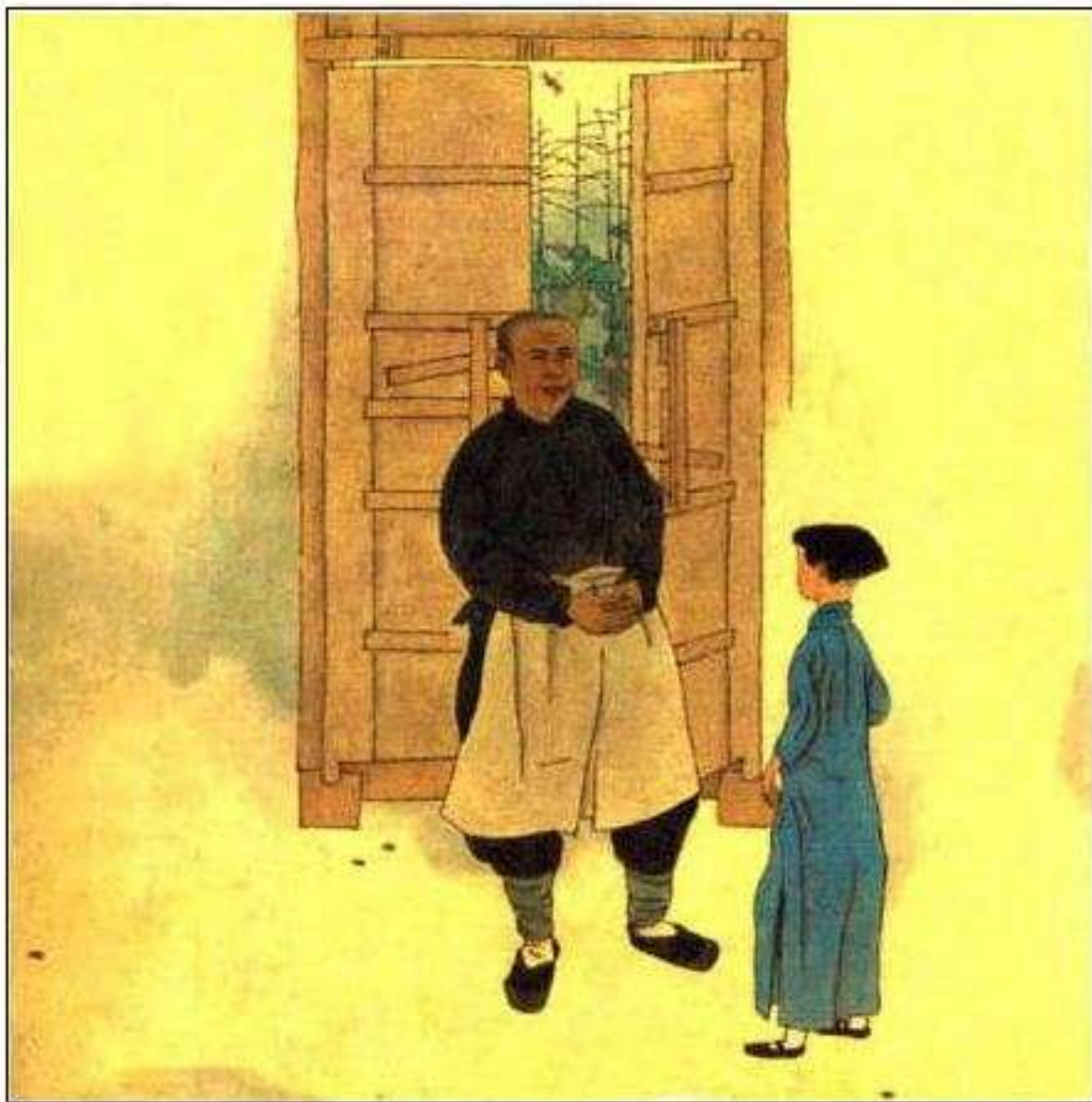
早晨念诗，晚
上念诗，半夜
醒了也念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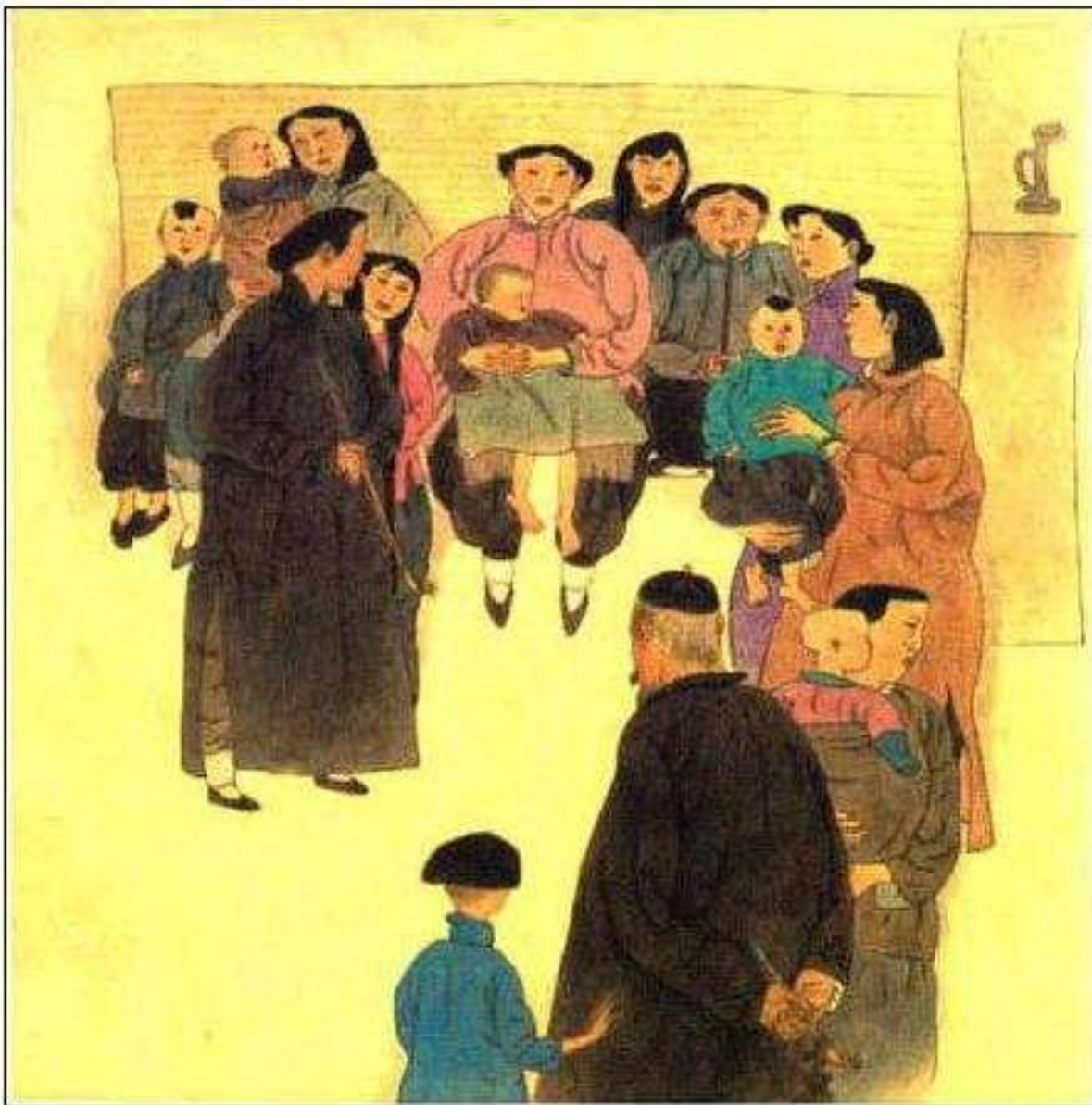
(17)就这样瞎念，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讲了。我就问：“为什么小的时候离家？离家到哪里去？”我又问：“我也要离家吗？”祖父忙说：“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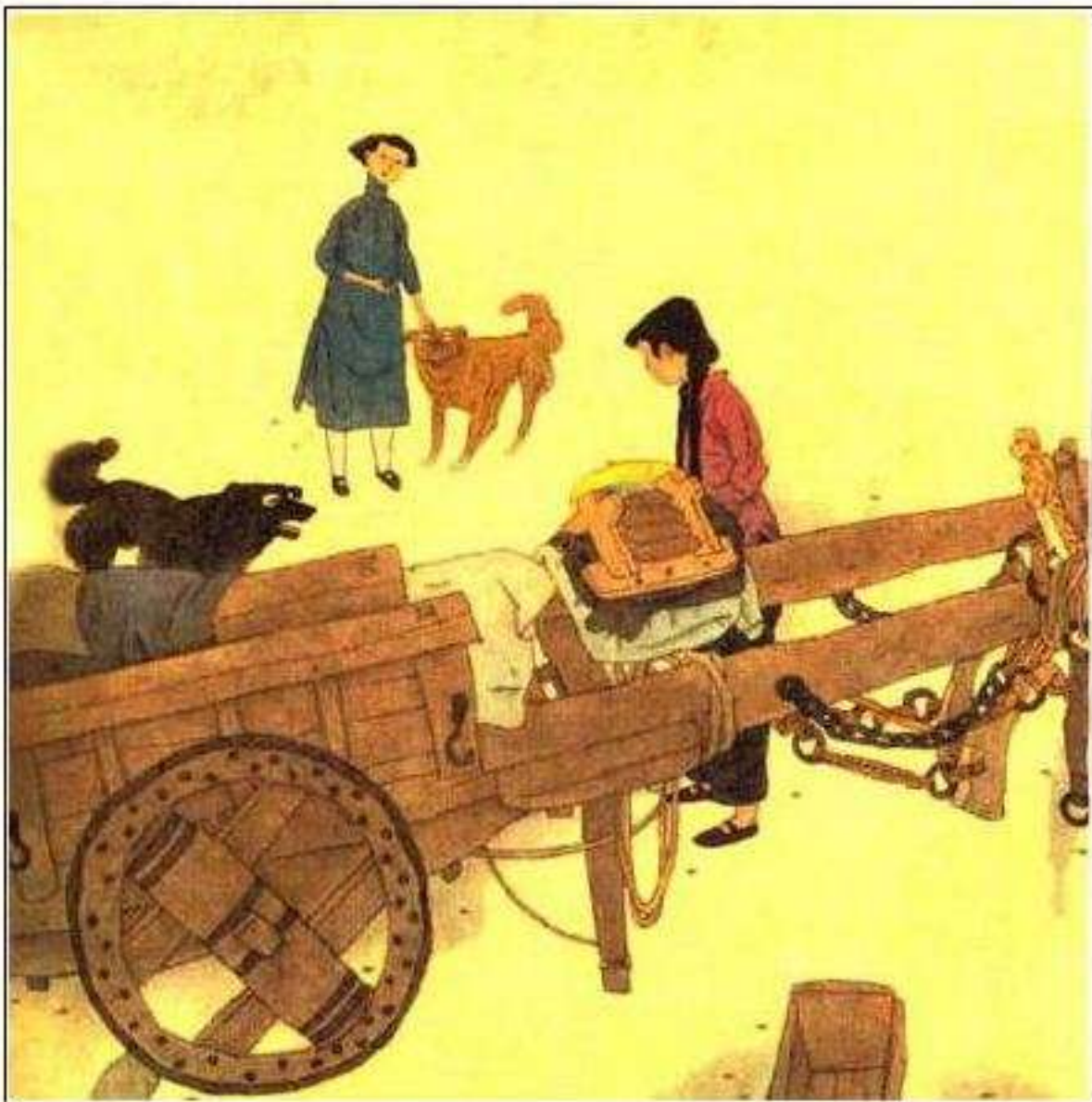
(18)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边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粉房旁边的小偏屋里，还住着一家姓胡的赶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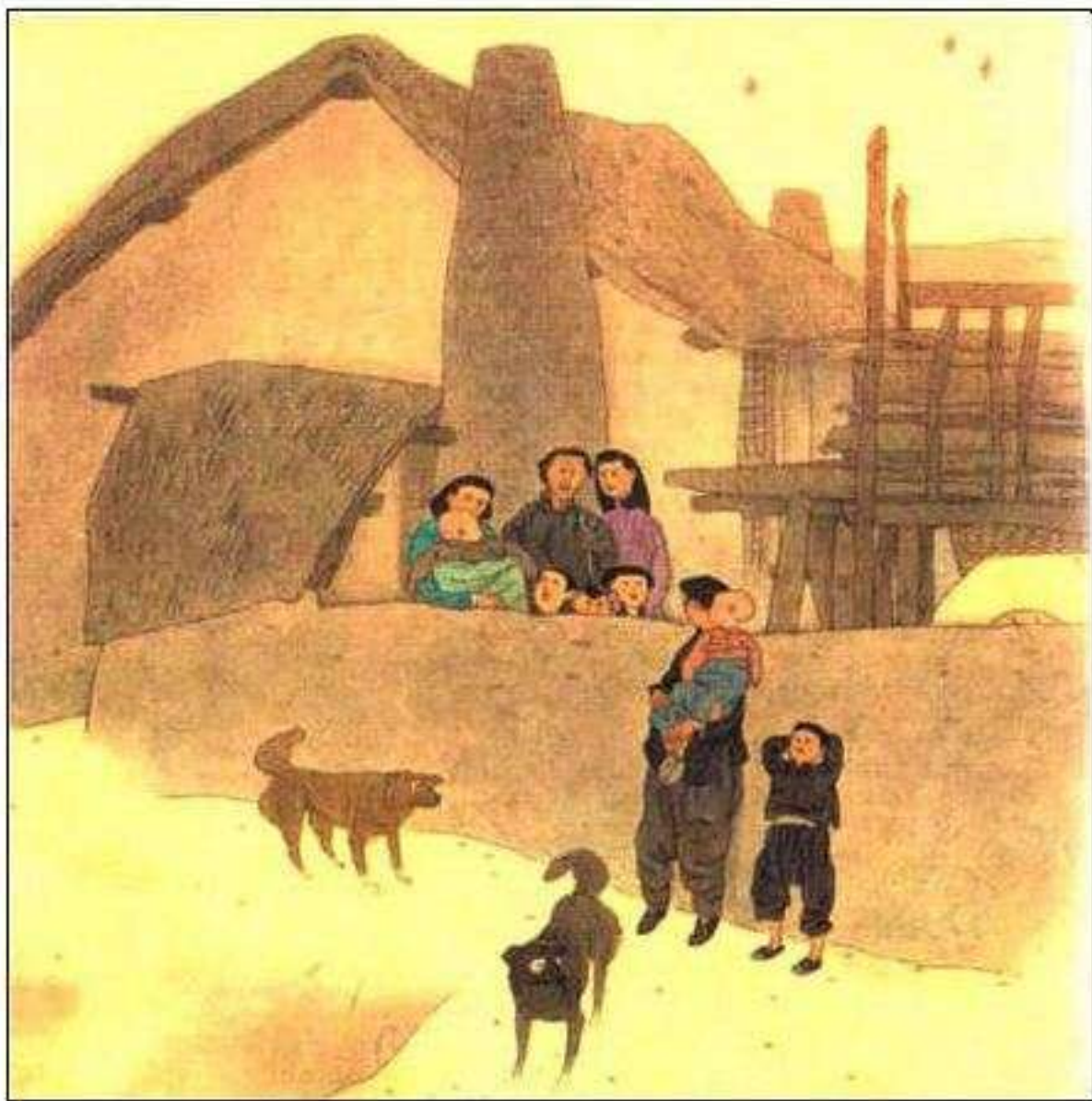
(19) 有一天，
我从院子里蒿
草边做梦醒来，
回到屋里，老
厨子第一个就
告诉我：“老
胡家的团圆媳
妇来啦，快吃
了饭去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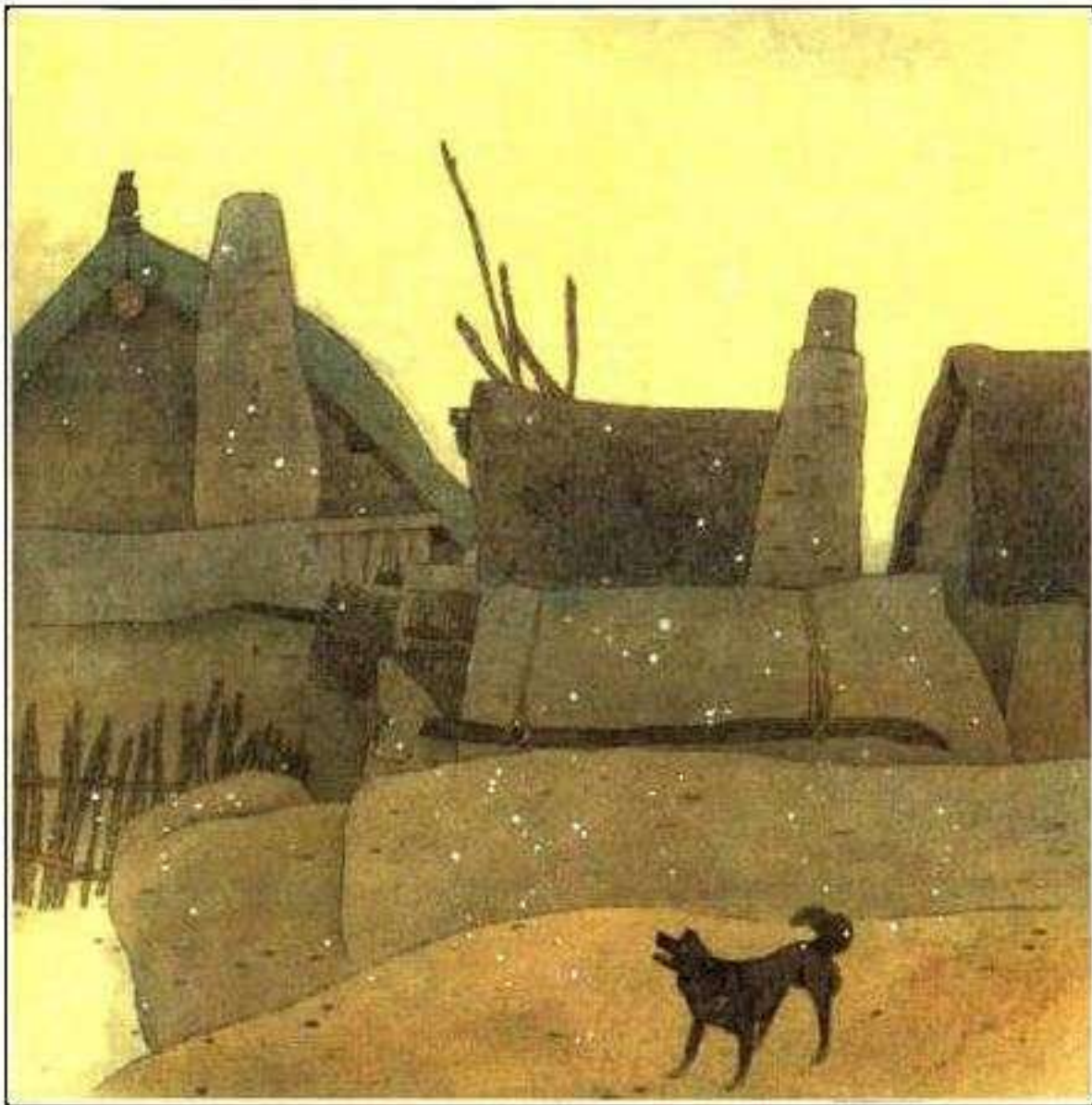
(20)等真到了老胡家一看，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团圆媳妇在哪儿？经人指指点点，我才看见了。不是什么媳妇，而是一个小姑娘，我一看就没有兴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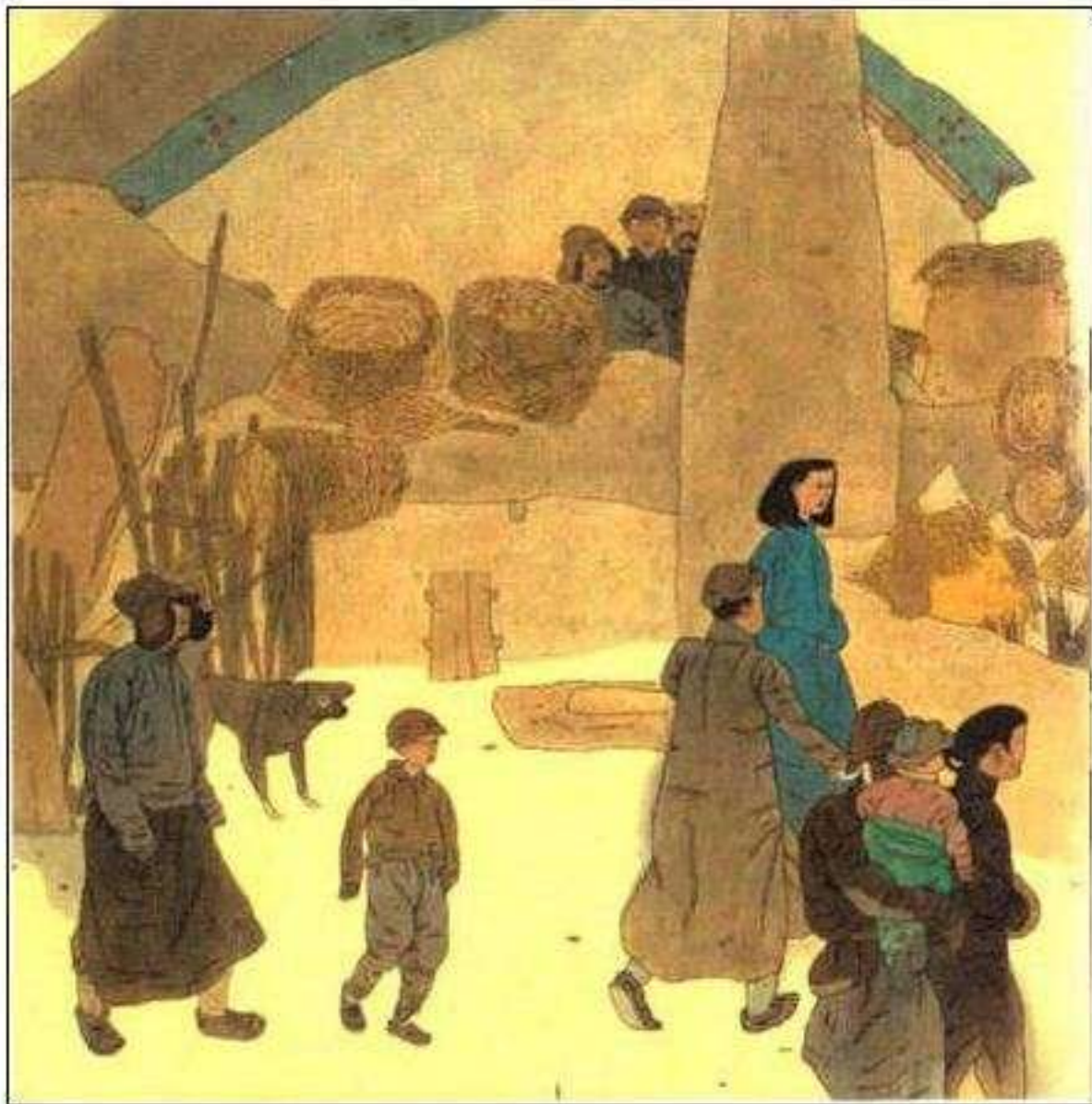
(21)第二天早晨，她出来倒洗脸水的时候，我看见她了。她的头发又黑又长，辫子竟快到膝间了。她脸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她才十二岁，硬让人说成是十四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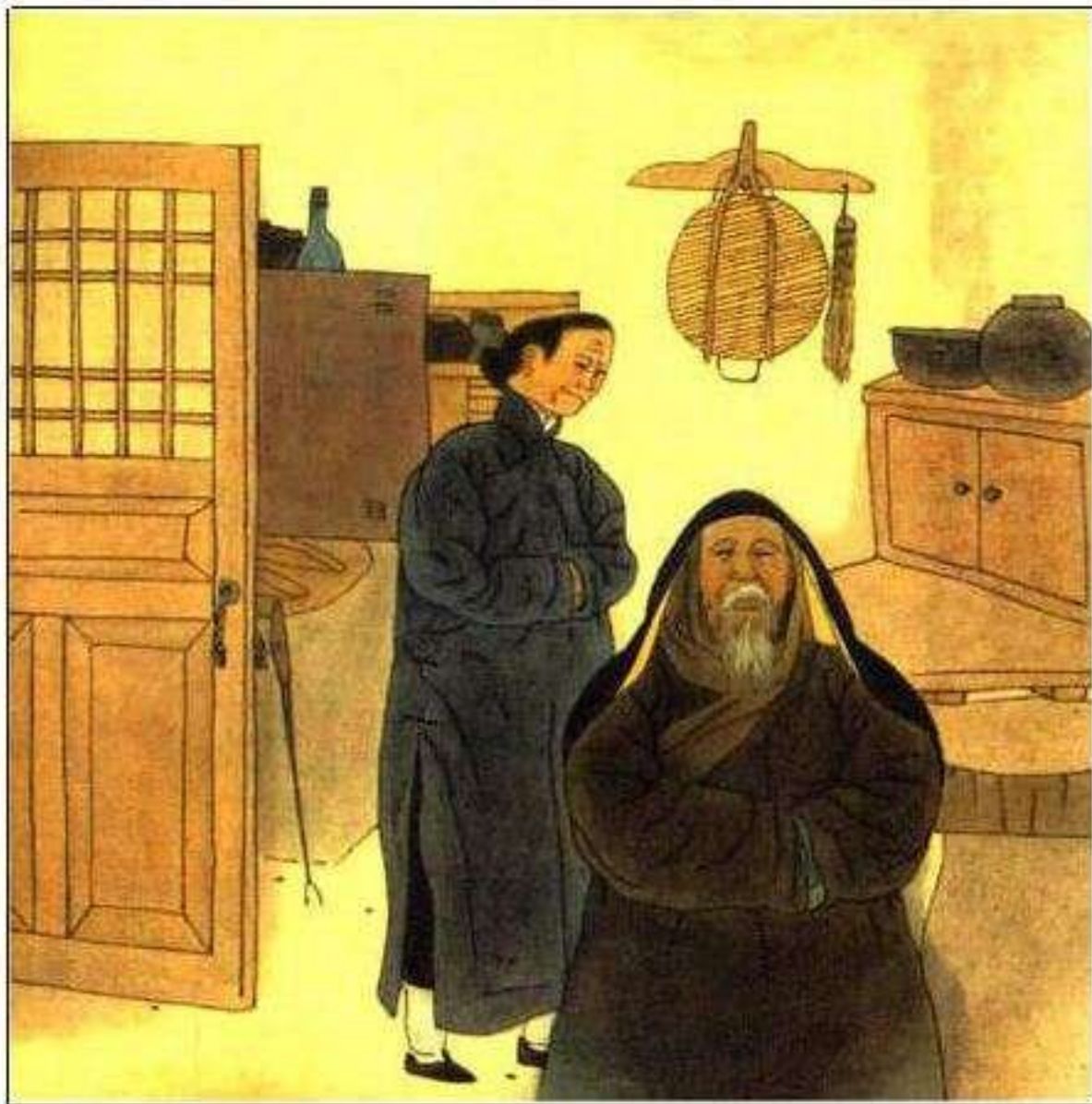
(22) 过了没有几天，那家就打起团圆媳妇来了。那叫声不管多远都可以听得见的。邻居左右也都议论起来，说早就该打。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坐得笔直，走得风快，一点也不害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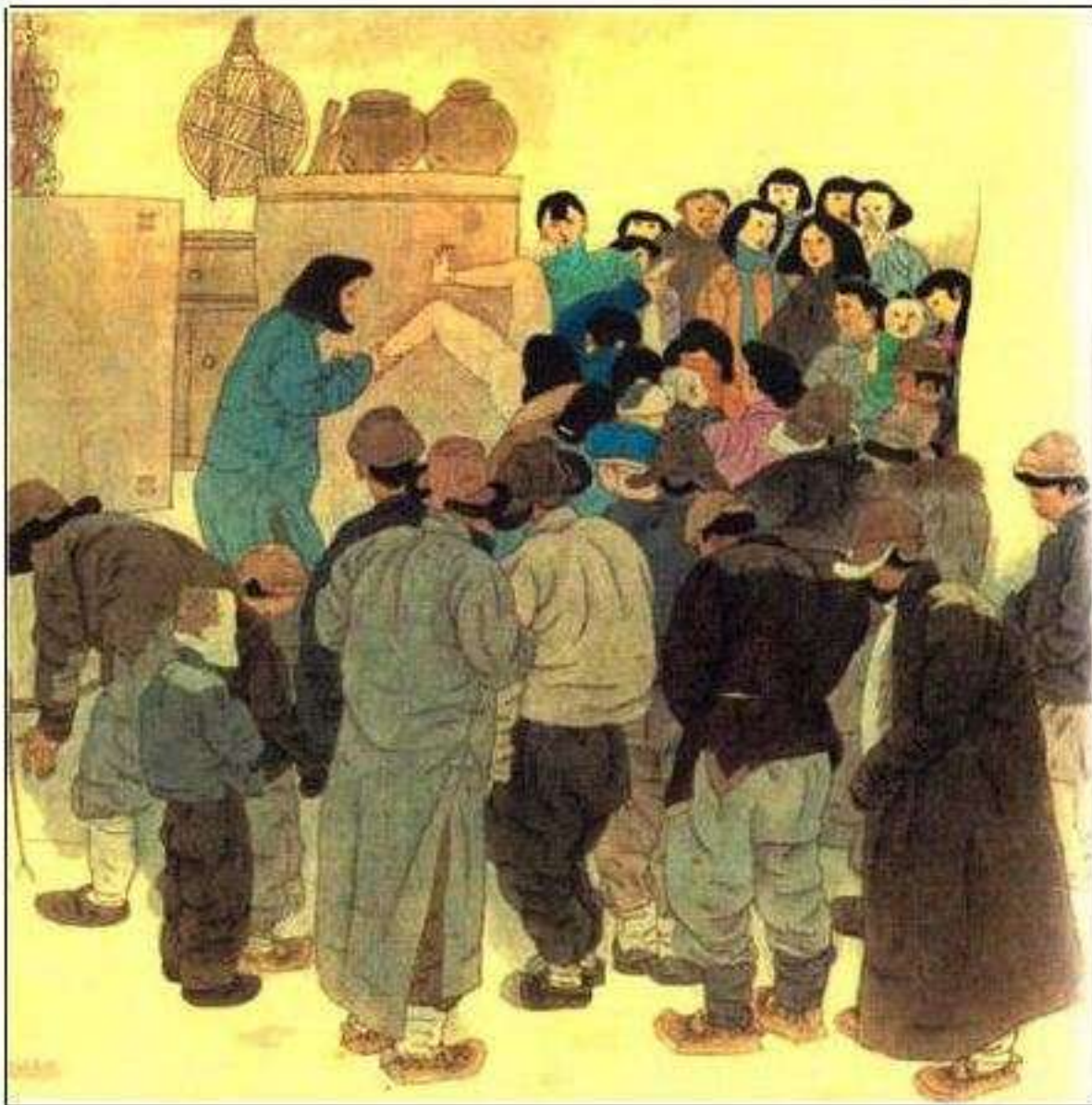
(23)从此以后，
我家的院子里，
天天有哭声，
哭声很大，一
边哭，一边叫。
一直哭了很久，
到了冬天，这
哭声才算没有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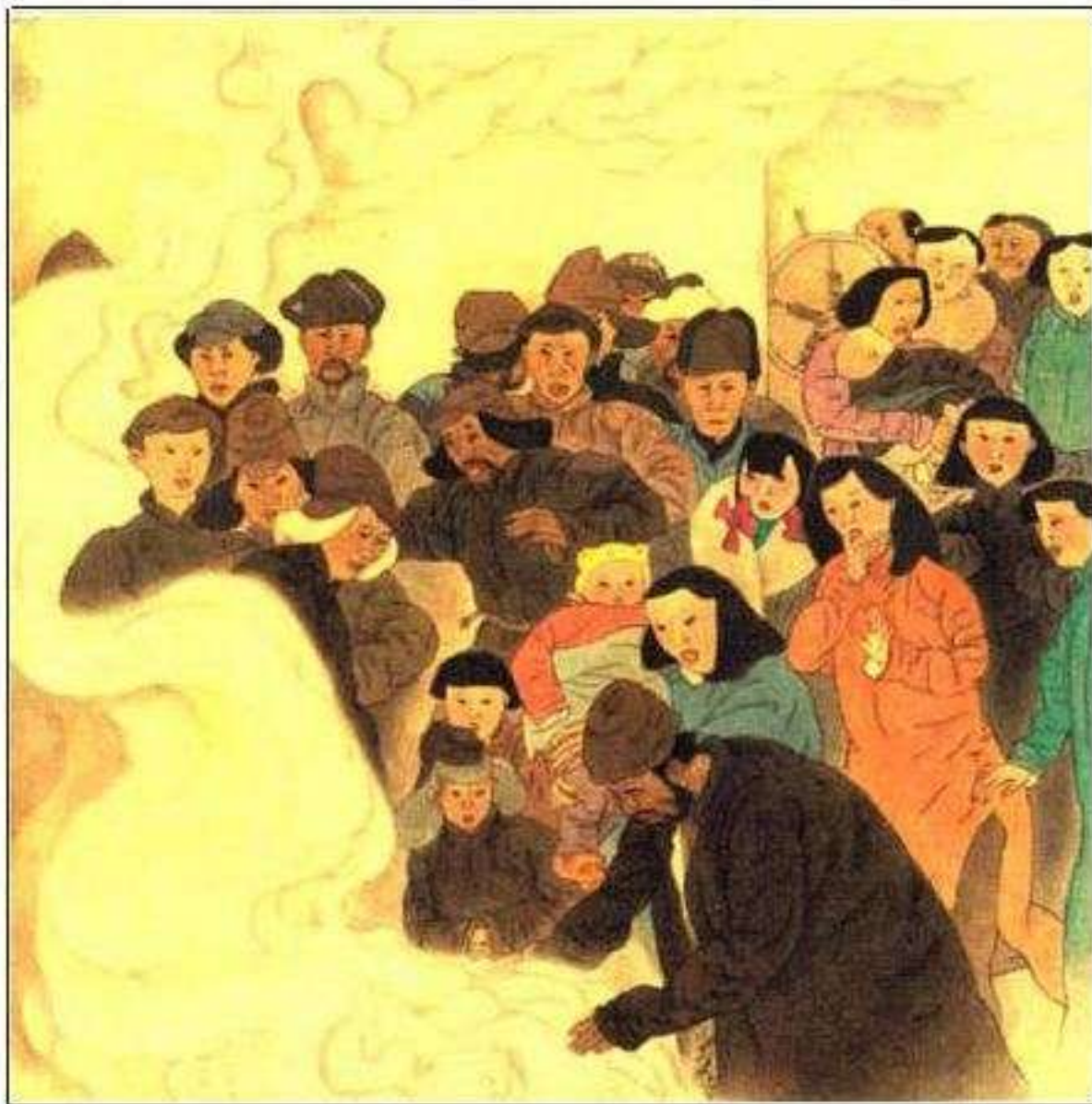
(24) 虽然不哭了，那西南角上老胡家又夜夜跳起大神来。大神唱一句，二神唱一句，什么“小花灵呀，胡家让她去出马呀”，跳了一个冬天，把那唤作“小花灵”的团圆媳妇跳出毛病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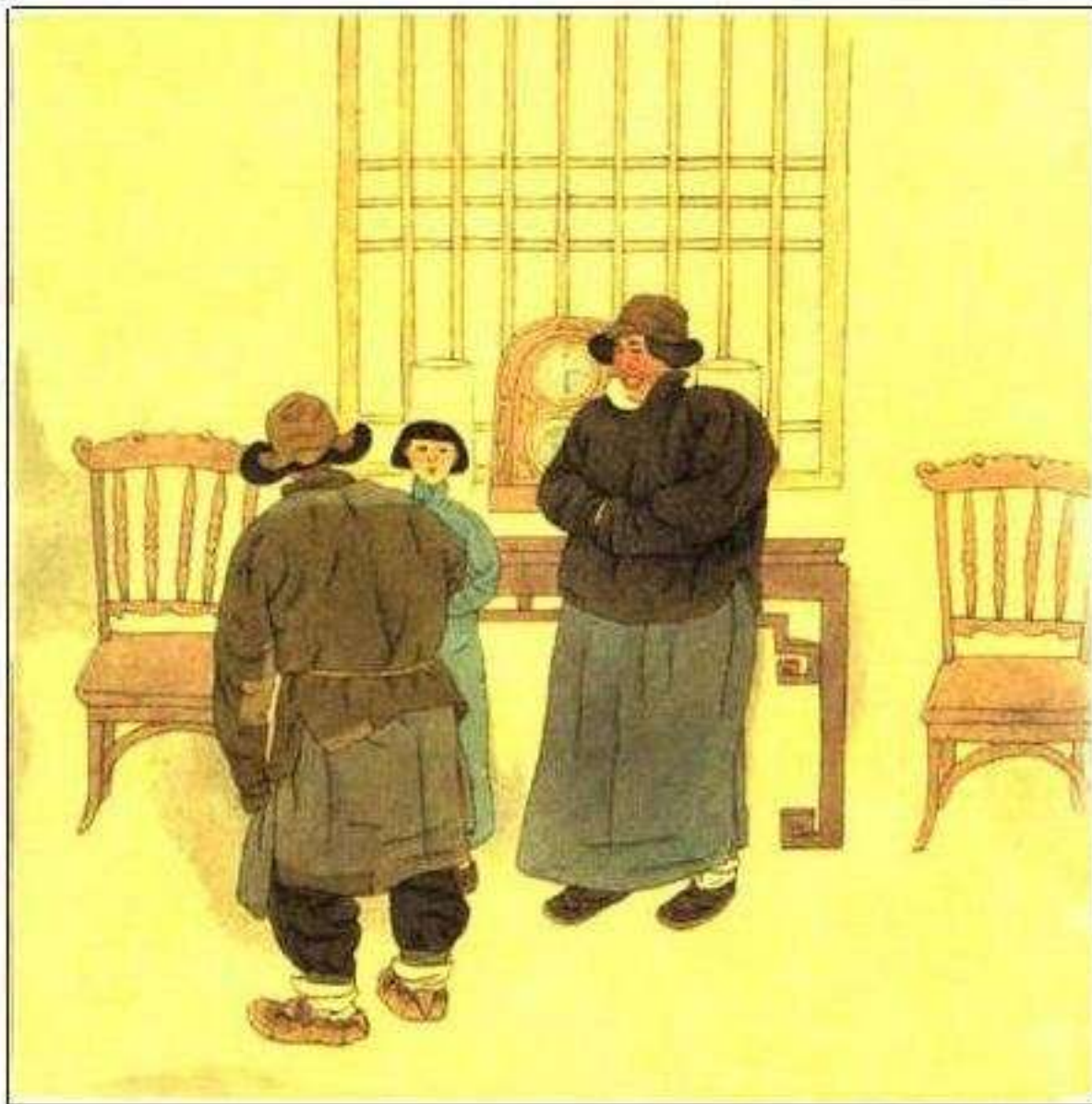
(25) 一天，不远千里来了一位抽帖儿的，号云游真人。团圆媳妇的婆婆抽了两帖凶帖，忙请真人破一破。真人写了四个红纸贴在团圆媳妇的脚心手心上，还在脚心烙铁烙过的伤疤上补画一笔，赚了五十吊钱走了。



(26)小团圆媳
妇的病并没有
好，于是又跳
神赶鬼，看香，
扶乩，用大缸
当众给她洗澡。
人们七手八脚
强行脱光他的
衣裳，把她抬
进满是滚烫热
水的大缸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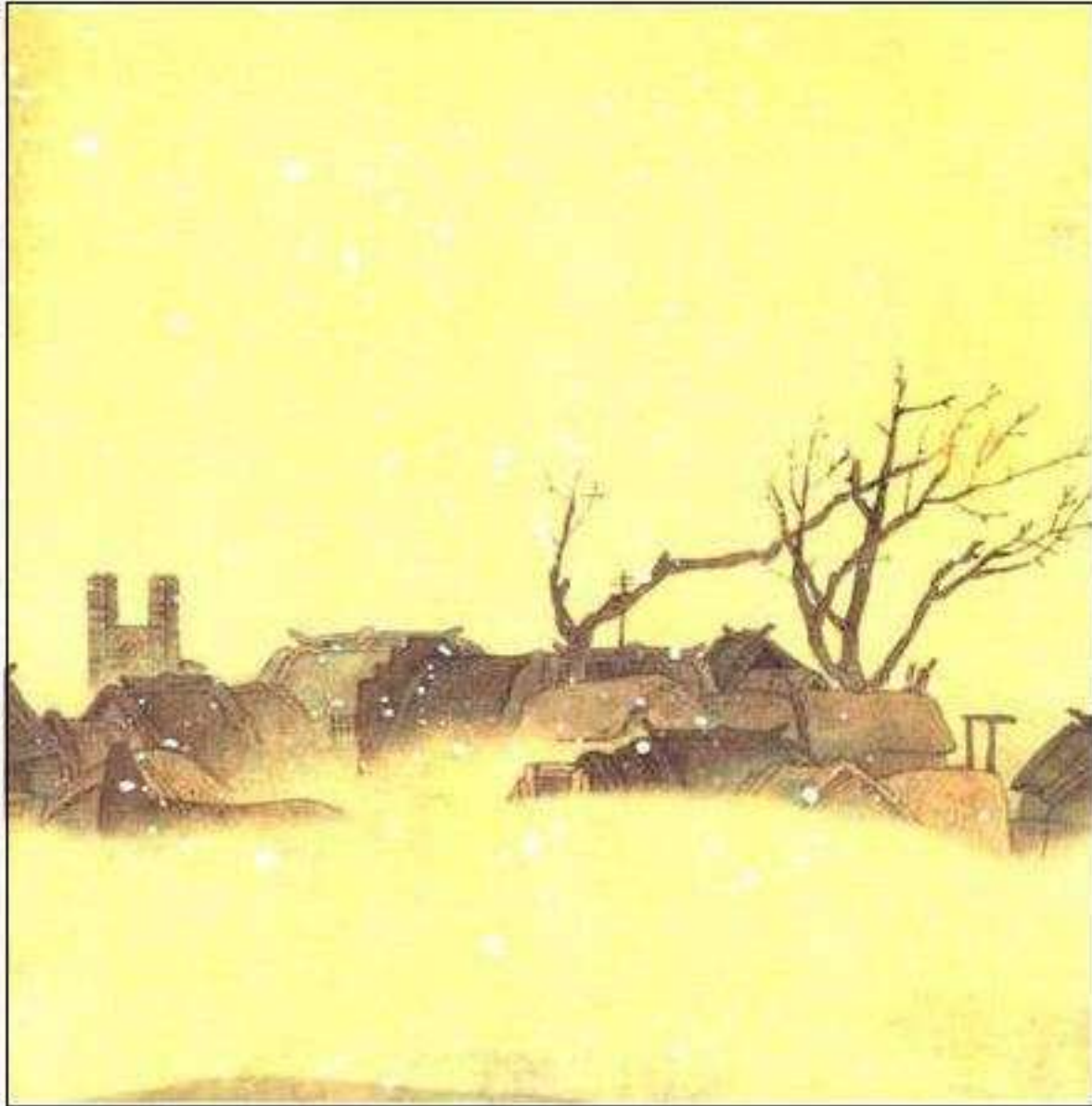


(27)起初，团圆媳妇还在大缸里逃命似的狂喊，不一会儿，她倒在缸里了。她狂喊求救的时候，没一个人上前帮助，这时，看热闹的人们却一声狂喊，偏偏跑过去拯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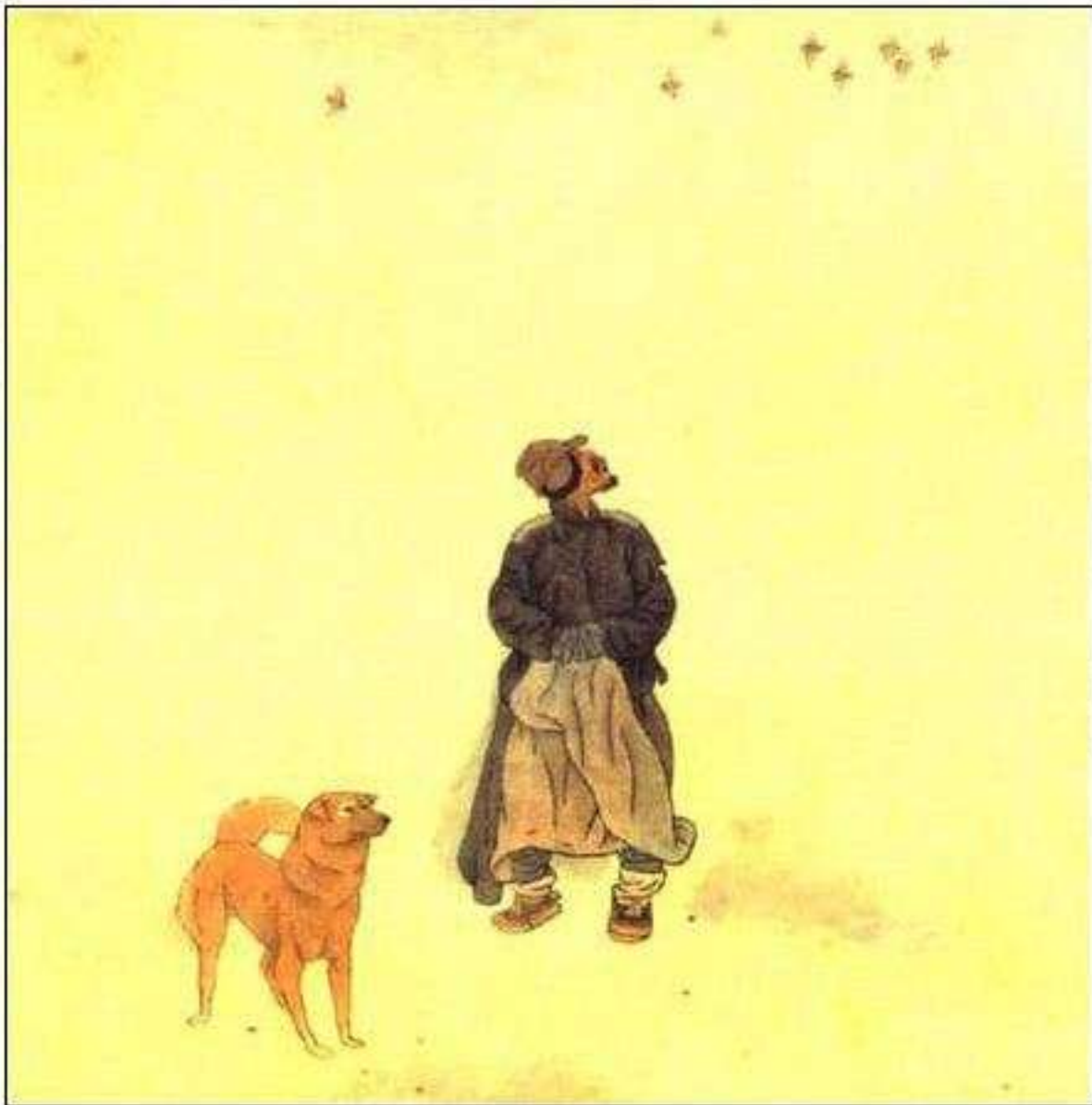


(28) 还没到二月，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我家的有二伯和老厨子去帮老胡家下葬回来，只是夸

“酒菜真不错”
“鸡蛋汤打得也热乎”，好象他俩是过年回来似的。埋葬团圆媳妇的经过，却一字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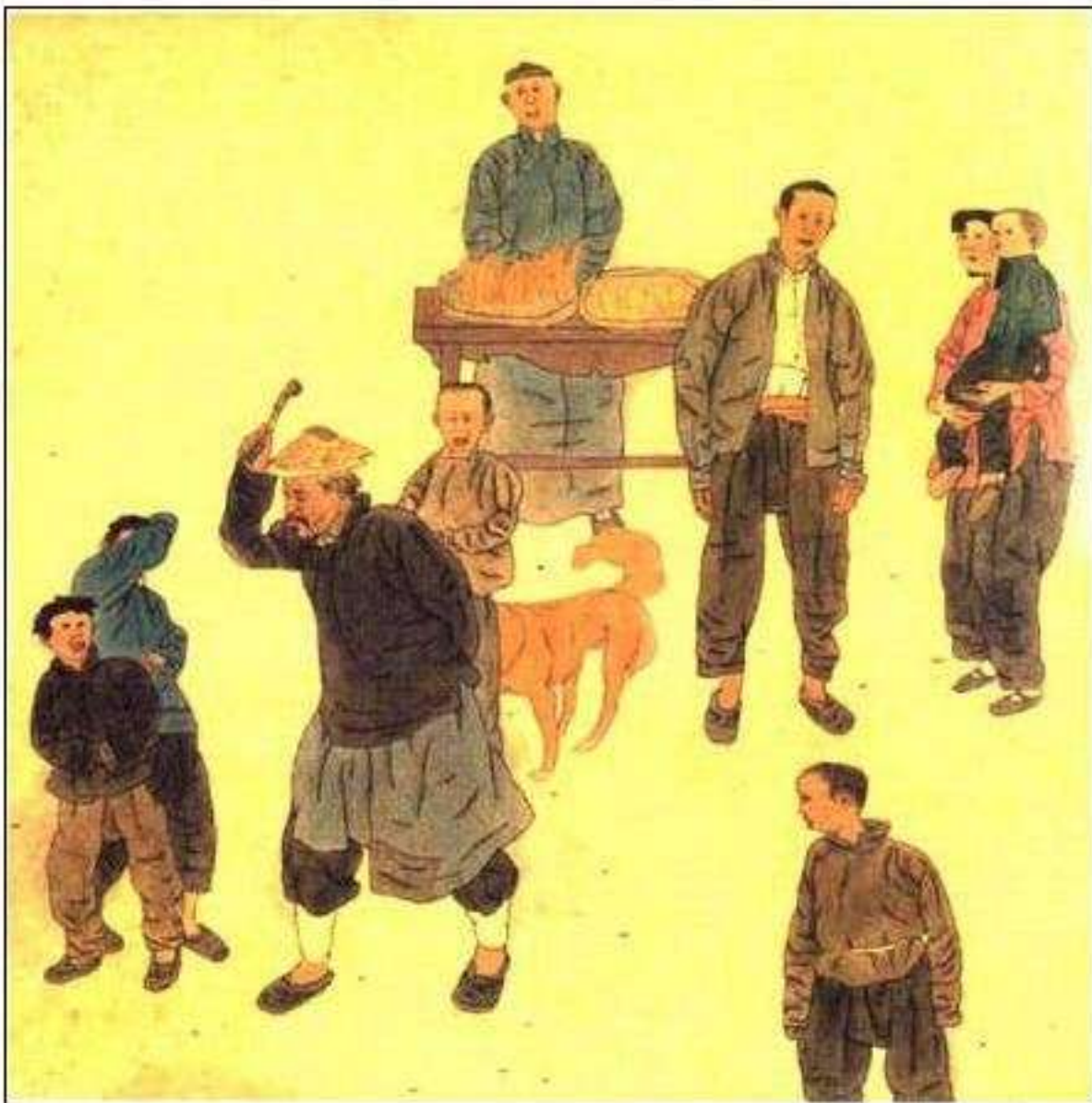
(29) 冰天雪地
正是个冬天。
雪扫着墙根，
风刮着窗棂。
那连哭带叫的
小团圆媳，好像
在这世界上未曾
有过。因为一点
痕迹也未留下来。
家家户户都是黑
洞洞的，全呼兰
都睡得沉实实的
了。



(30)说起那帮老胡家下葬的有二伯，性情真古怪。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和大黄狗谈天。祖父说，有二伯乳名有子，三十年前来到我们家，而今六十多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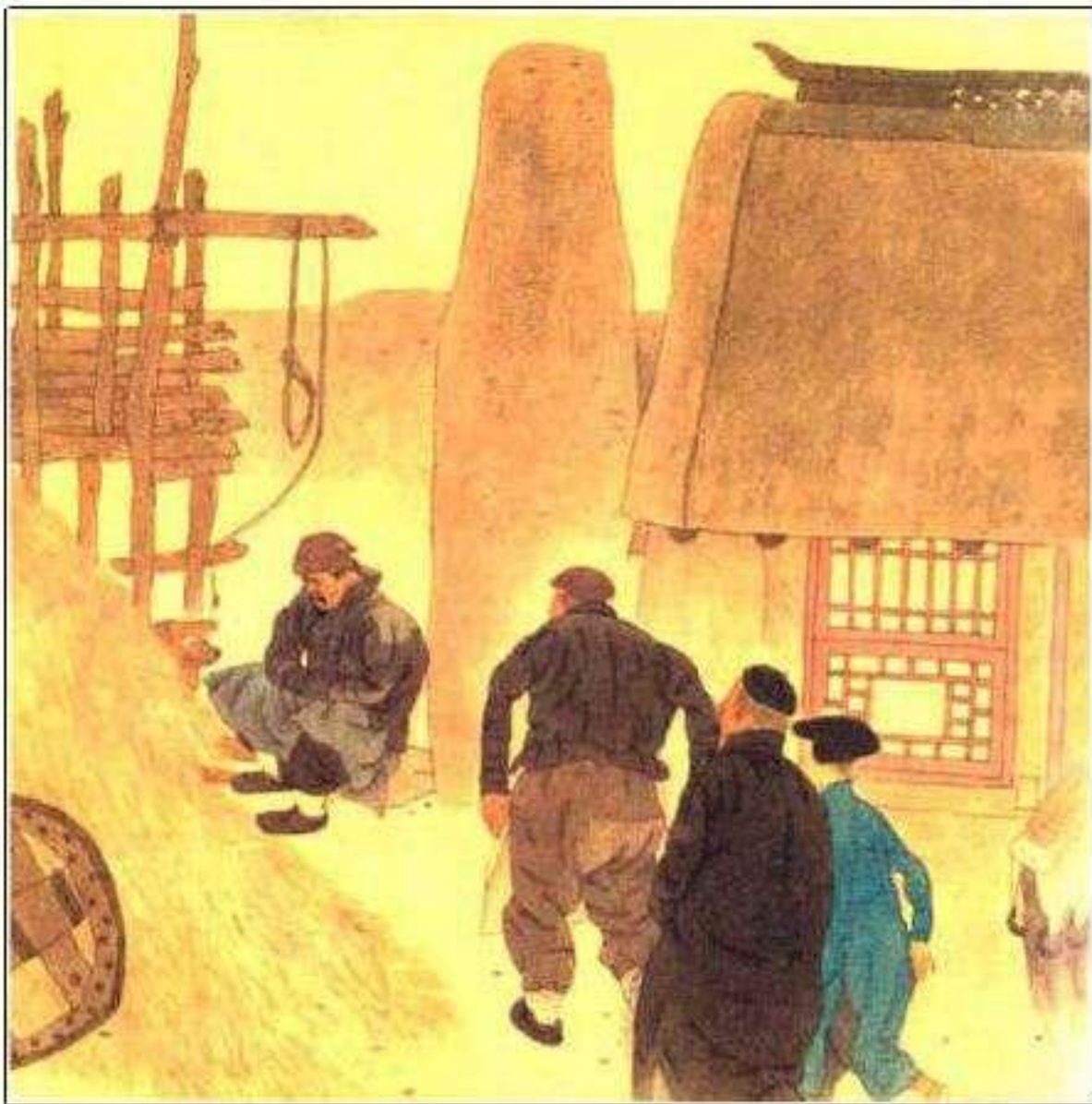
(31)有二伯头戴的草帽没有边沿，身穿的衣裳是前清的旧货。走在街上，不知他是哪个朝代的人。有二伯一听人家叫他“二掌柜的”“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伯”，就笑逐颜开。



(32)有二伯最忌讳人家叫他乳名。那些讨厌的孩子们，常常在他背后抛石子，扬灰土，喊着“有二子”“大有子”“小有子”，他就用手里的蝇甩子或烟袋锅子打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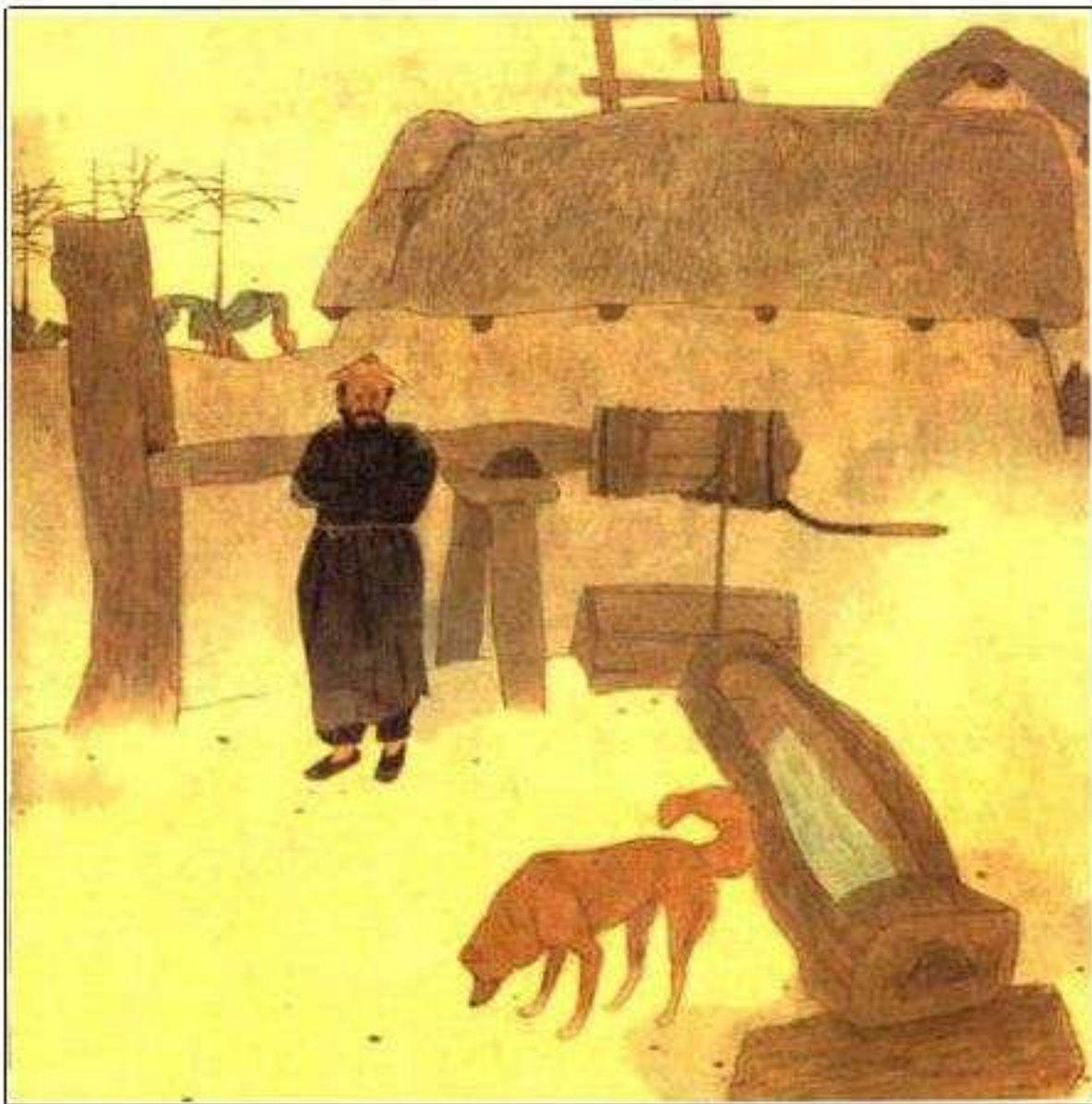
(33) 有一回父亲打了有二伯，有二伯躺在院子里，鼻子也许是嘴还流了一些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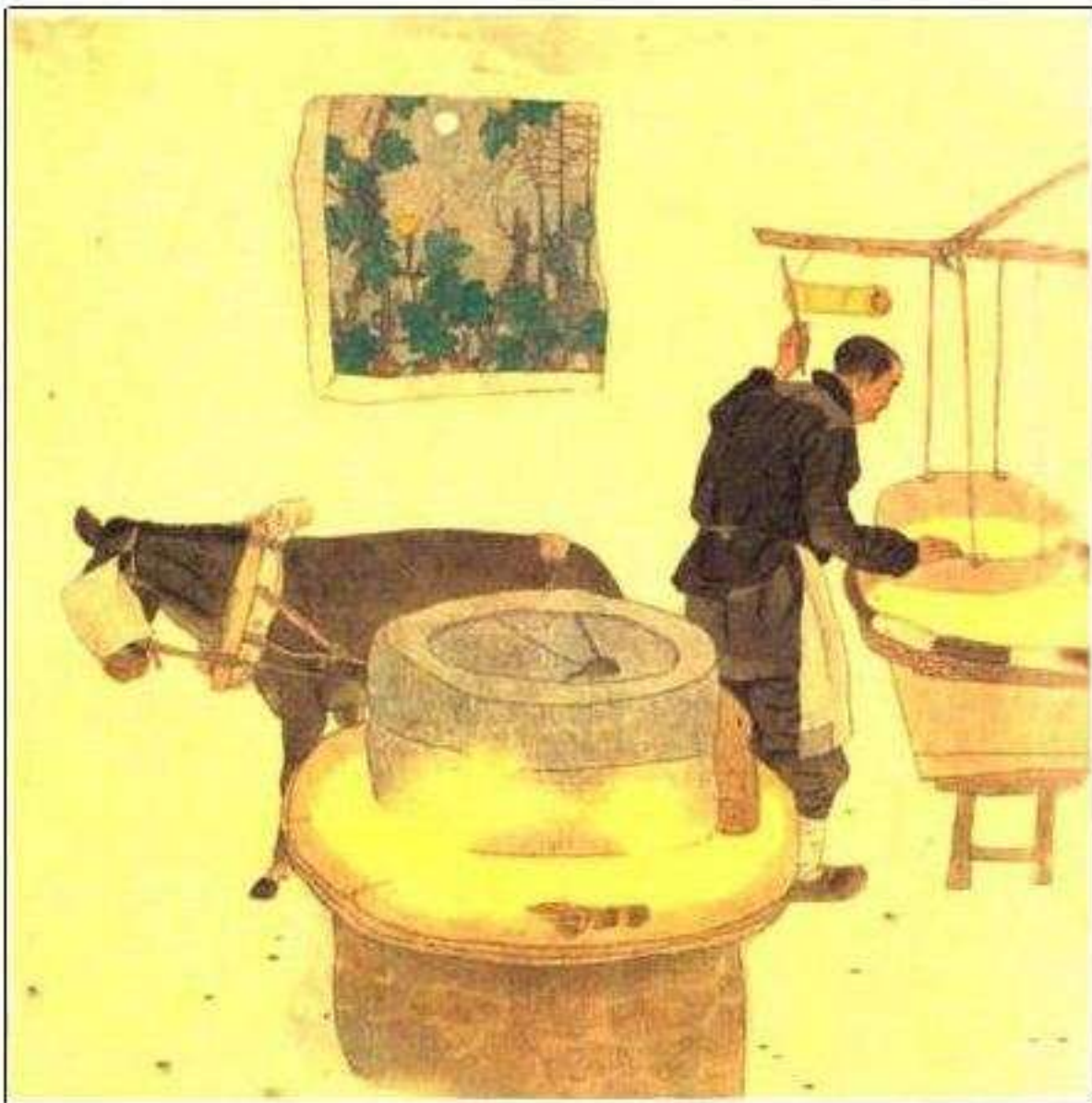


(34) “有二爷上吊啦！有二爷上吊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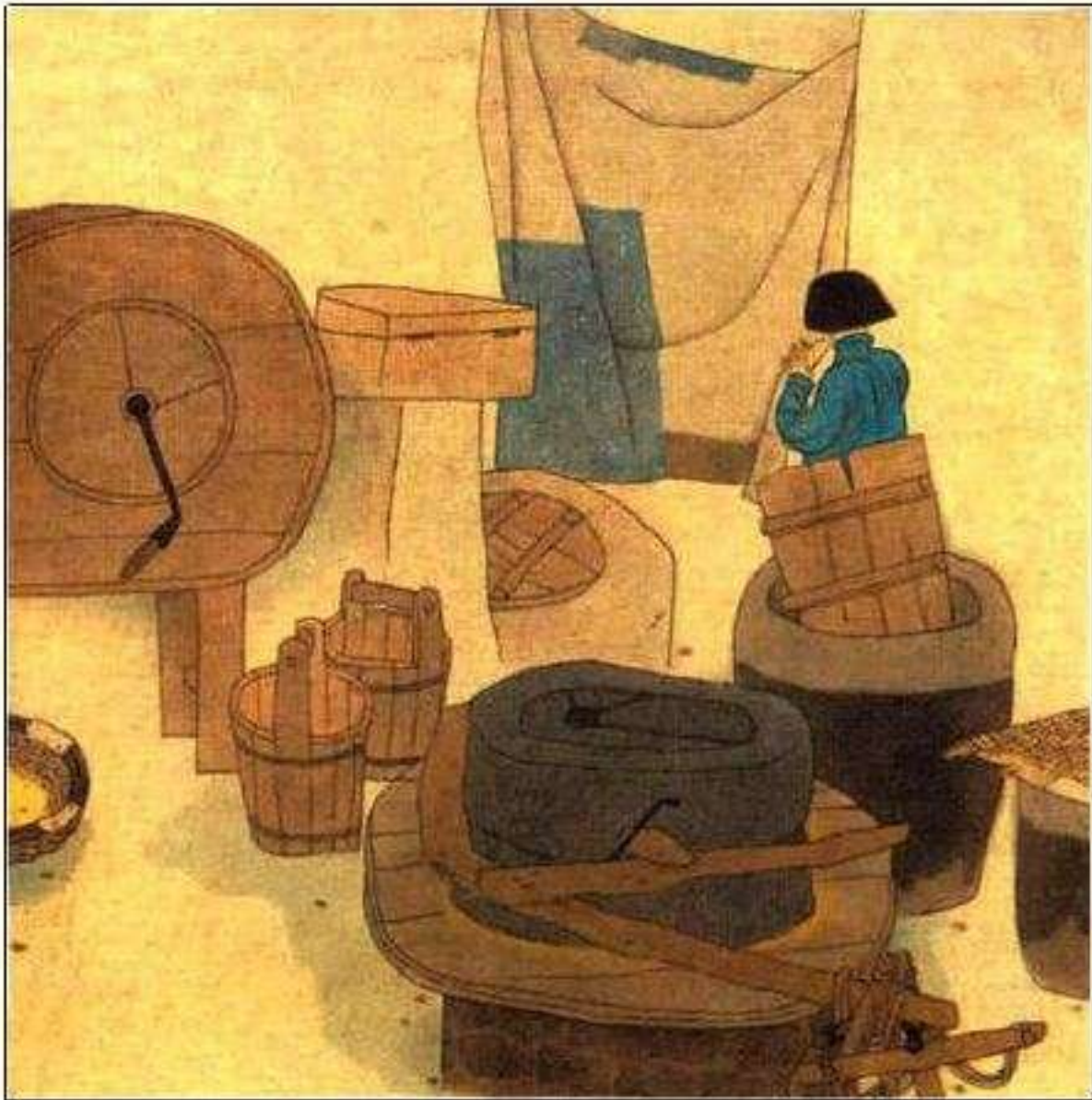
老厨子一声喊起，祖父带我一看，见南房梢上挂了绳子。灯笼照到房墙
的根边，有二伯好好地坐着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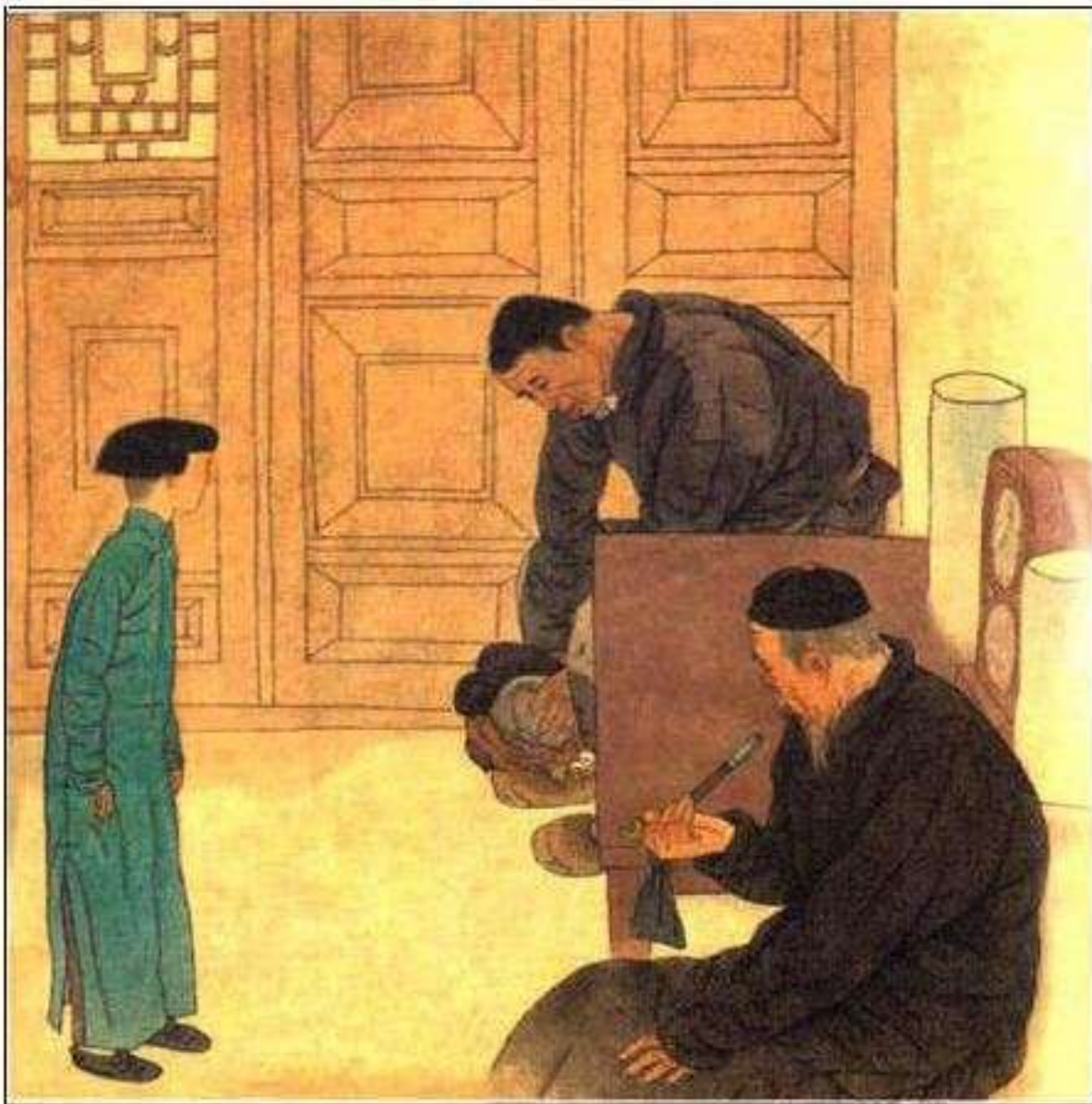
(35)以后有二伯再跳井上吊，也都没人看他了。街上的孩子编了一套歌唱着：“有二爷跳井，没那回事。”“有二伯上吊，白吓唬人。”有二伯还是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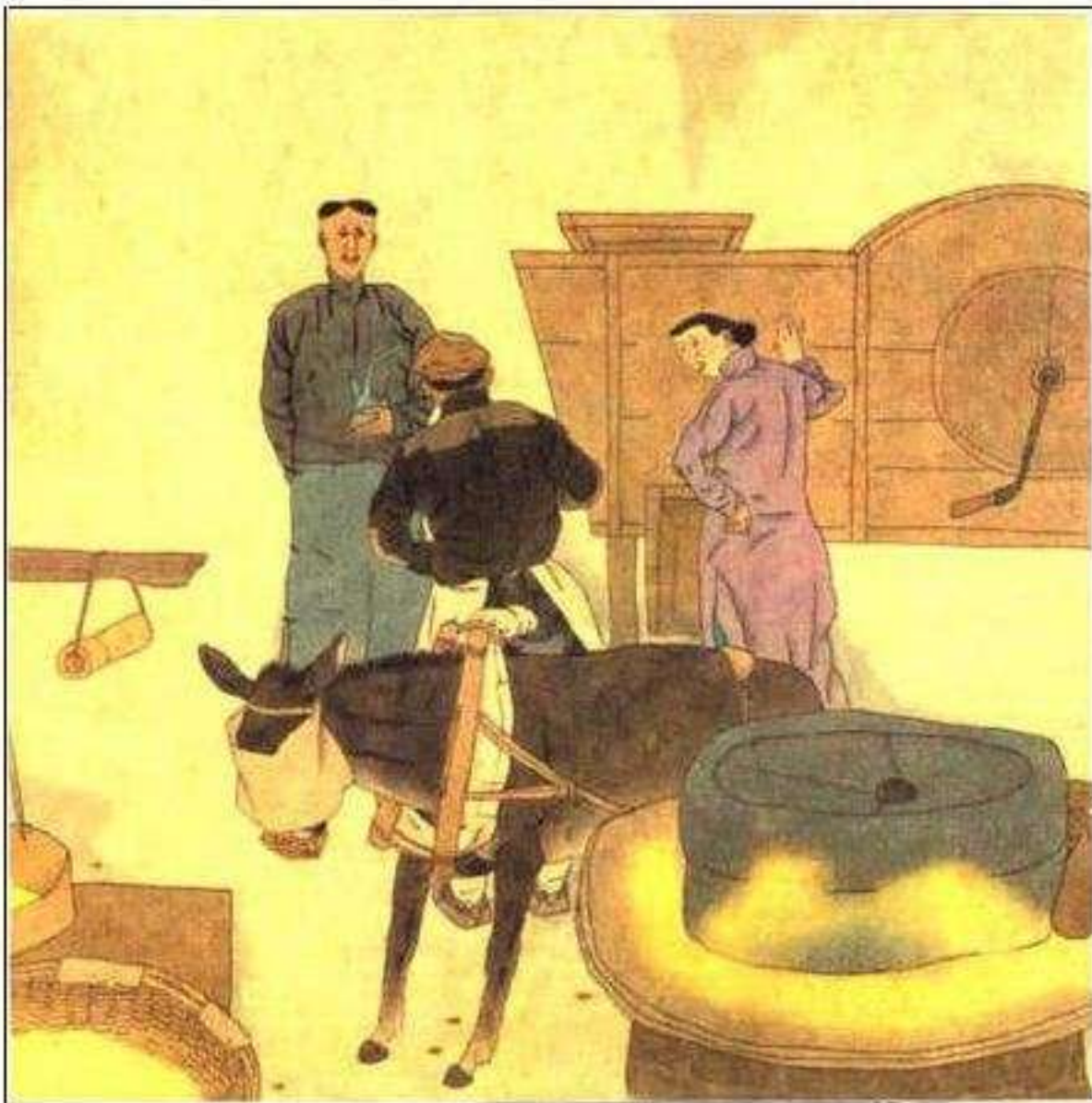
(36)有二伯常到我家磨房边的冯歪嘴子那里坐坐。冯歪嘴子管打梆子，有二伯告辞，走出园子，冯歪嘴子照旧打他的梆子，半夜半夜地打，一夜一夜地打。



(37) 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冯歪嘴子就磨黄米粘糕。有一次母亲让我去磨房买粘糕，看见他的那张小炕上挂着一张布帘。呀！里边还有一个小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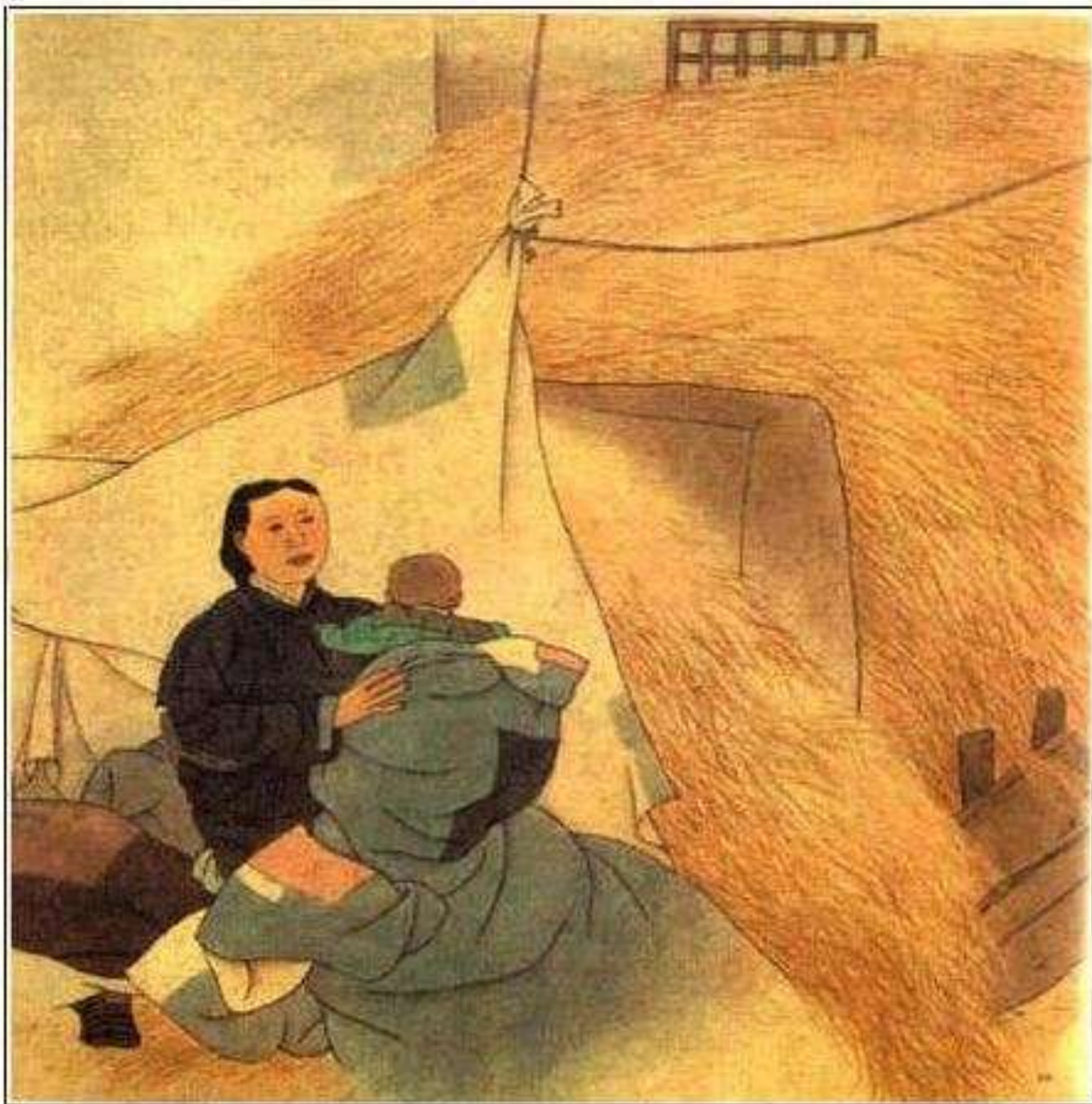


(38)我回家正想问祖父那小孩是谁，冯歪嘴子来了，他闷了好一阵才说出一句话来：“我成了家啦。”说着眼睛就流出眼泪来。他请祖父帮忙找个存身的地方，祖父答应让他到装草的房子里去暂住。



(39) 晌午，冯歪嘴子那磨房里就吵起来了。他的掌柜的拿着烟袋在他眼前骂着。掌柜太太吼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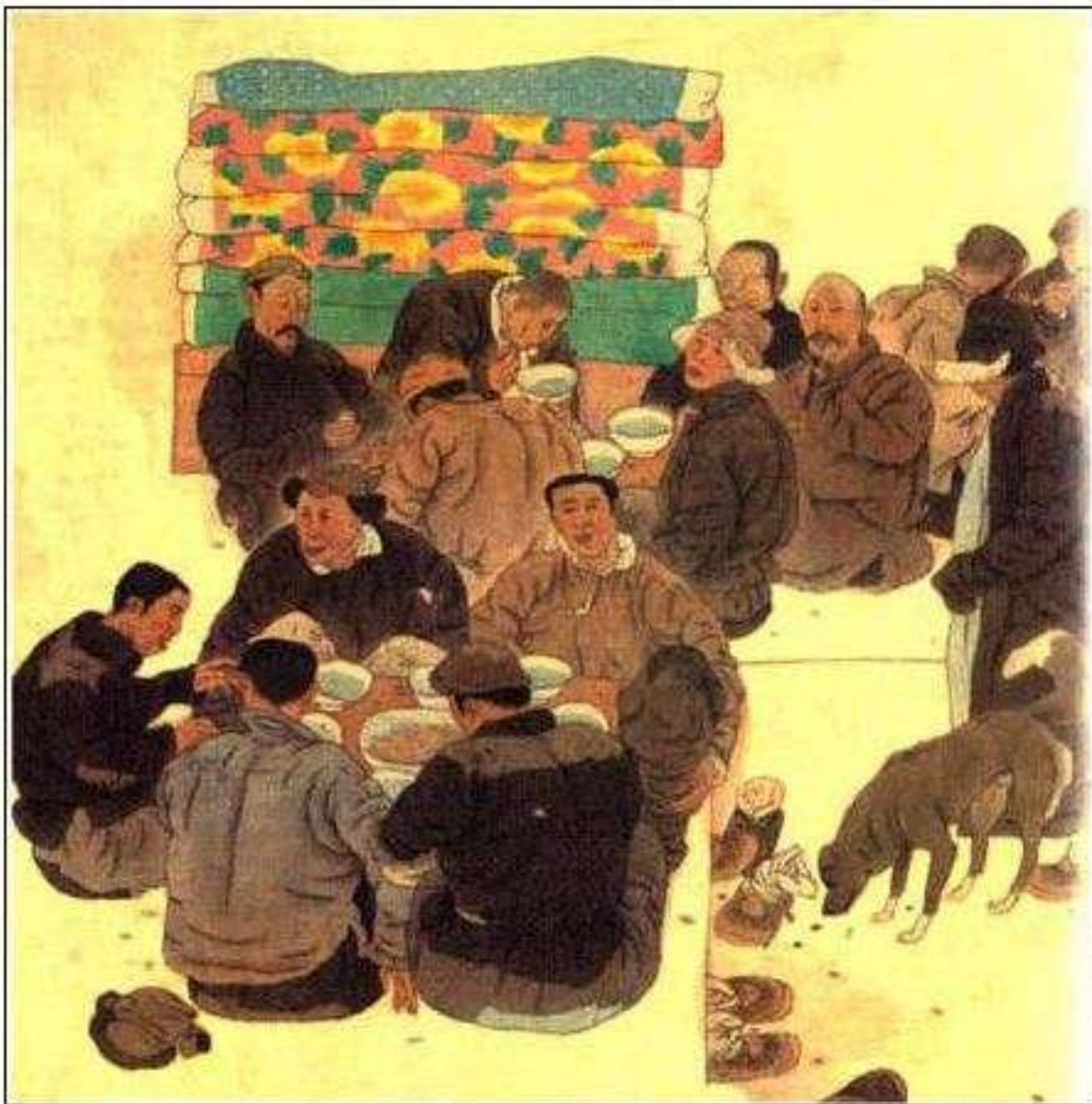
“破了风水了，我这碾房，岂是你那不干不净的野老婆住的地方？从此不发财，我就跟你算帐！”



(40) 下半年冯歪嘴子就搬到草棚里去了。我好奇地去看看，只见那女人披着被子，坐在一堆草上，很长的大辫子垂在背后。她一回头，我看出来了，是我们同院住的老王家大姑娘，我们都叫她王大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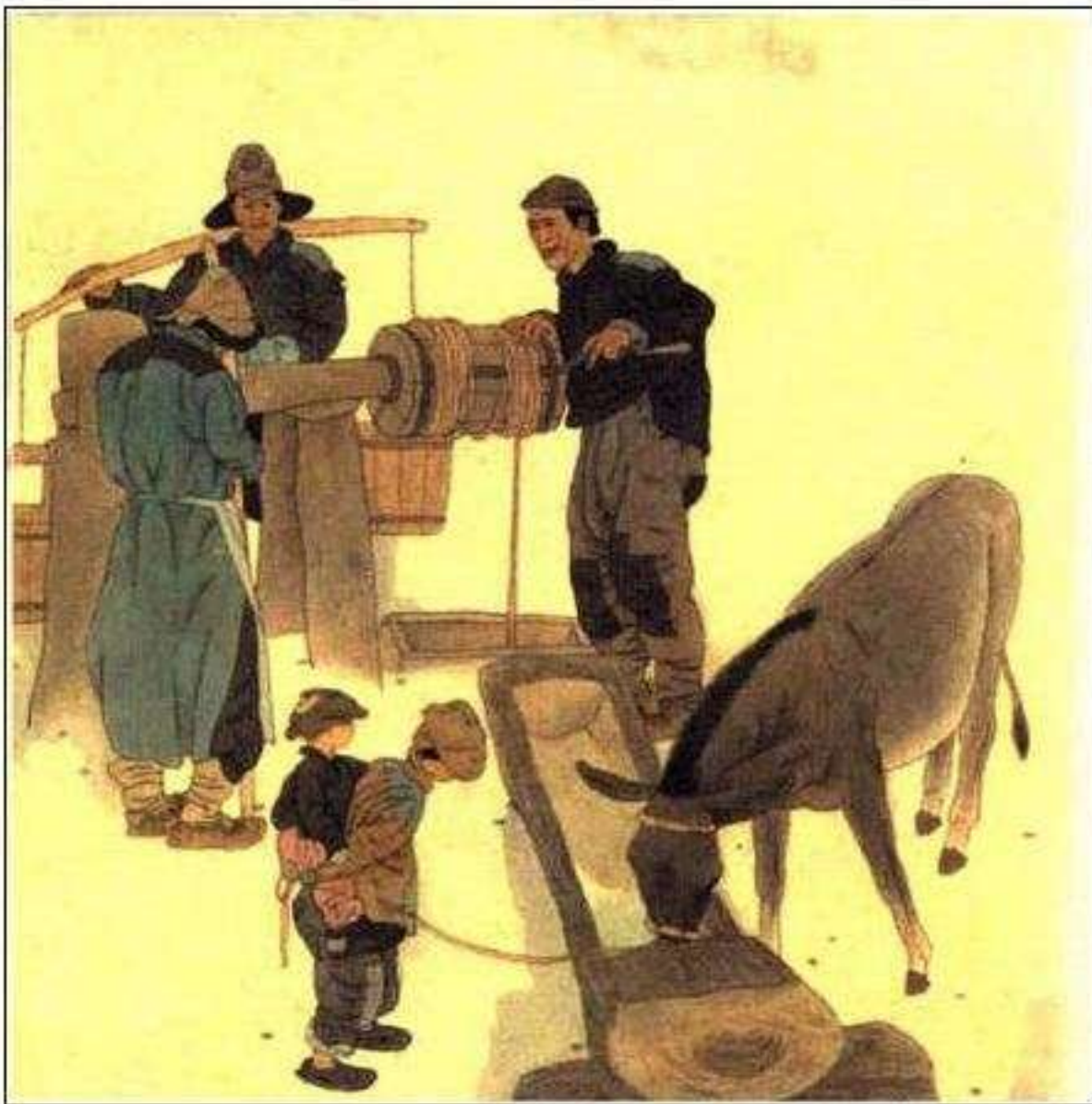
(41)原先人们都夸王大姐能干，大眼睛，有福相，现今却说三道四，议论纷纷。西院的杨太太到我家听风来了。她说：“那王大姑娘我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你看她那双眼睛，多么大！我早就说过，这姑娘好不了。”



(42) 冯歪嘴子
不管这些。过
了一年，他的
孩子长大了。
谁家办了红白
喜事，别人就
说：“这丸子
你不能吃。你
家里有大少爷
的是不是？”
冯歪嘴子一点
也不感到羞耻，
用毛巾包起来
留给儿子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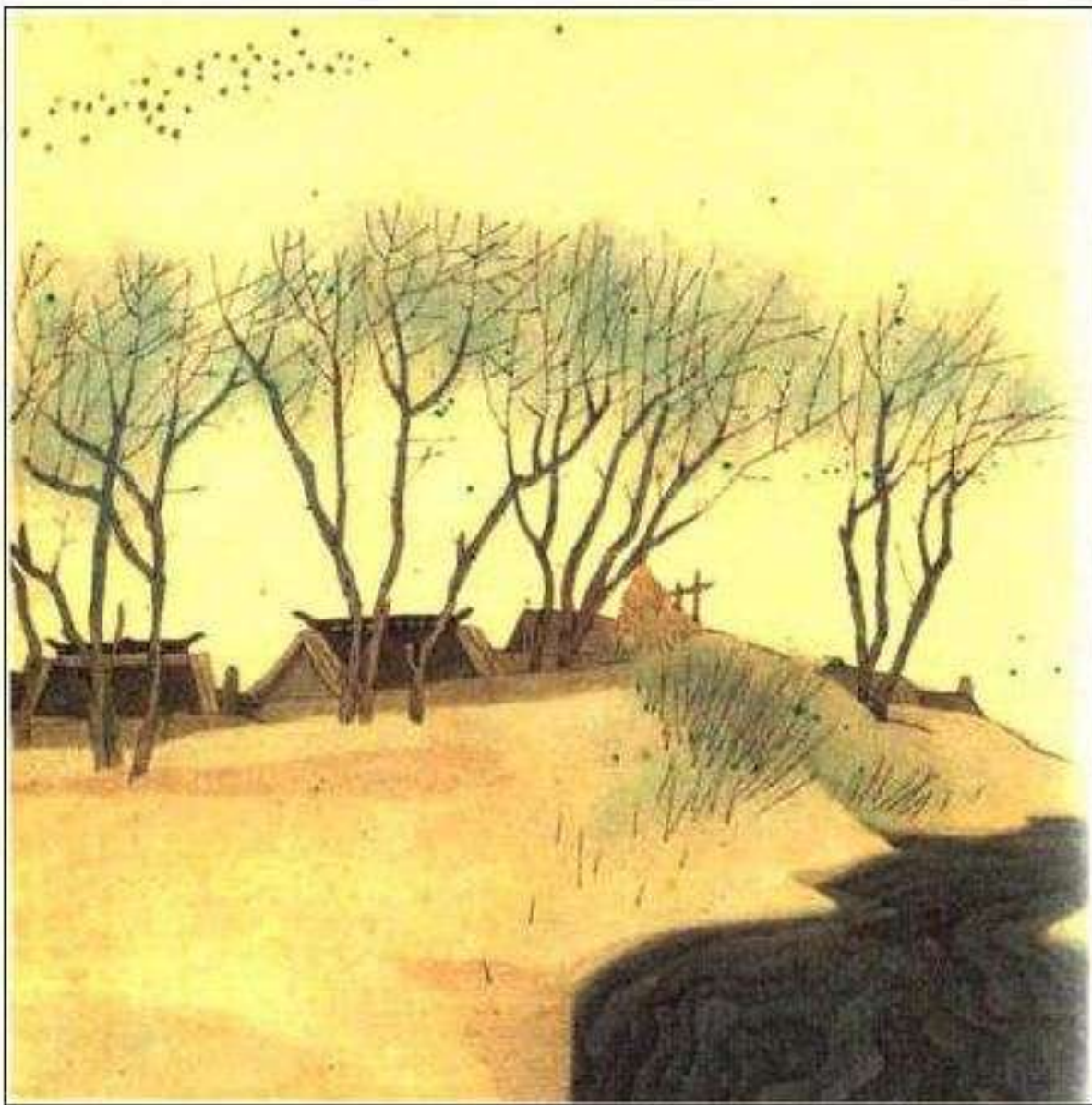
(43) 又过了两年，冯歪嘴子的女人生第二个孩子时产后死了。第二天早晨送殡，正遇着一大群遮天蔽瓦的乌鸦。传说这样的女人死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是将要成为游魂的。



(44) 冯歪嘴子
的女人一死，
大家觉得这回
冯歪嘴子算完
了。可是他并
不像旁观者眼
中的那样地绝
望。他看见他
的两个孩子，
反而镇定下来，
他觉得在这世
界上，他一定
要生根的。



(45)果然，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
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
冯歪嘴子欢得不得了。



(46)至于那磨房里的冯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就完全不晓得了。呼兰河这小城边，现在埋着我的祖父。那后花园的小主人逃荒去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他们充满了我幼年的记忆，难以忘却！

(完)